

# 新蜀報

刊 周

SEP 1948

卷 一 第

期 八 十 第



短評：(一)改革案與既得利益 (二)七五事件入處理階段了

## 美蘇和平是否可能

- (一)和平共處是可能的
- (二)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

- (三)答純剛
- (四)答越人

### 論 辯

### 專 論

評幣制改革  
物價與薪工  
論人心浮動

### 通 訊

天山南北  
中緬邊境勘界側聞  
八月秋風話川防  
台糖的紐結

- (迪化通訊)
- (昆明通訊)
- (重慶通訊)
- (台北通訊)

文藝：車上

蕭 志 竹 君 陳 袁 余 朱 純 越 純 越  
 輝 才 今  
 楷 家 風 慧 執 方 友 吾 剛 人 剛 人

行發會報新蜀

版出日一十月九年七十三國民



# 改革案與既得利益

大家應還記得，此次的經濟財政改革，由喧傳到出現，經過了二十餘天，中間有過一度「擱淺」。我們頗疑心以上海為中心的「既得利益」，即所謂「江浙財閥」，會在有形無形中施其壓力，結果，最後拿出來方案，已於經濟改革原來有六個辦法，結果在十九日會中只拿四個出來。為什麼廢了兩個，我們不知道；有了修改，殆是事實。

改革消息開始傳播，是在七月三十一日。北平世界日報登載該報記者自南京發來專電，稱：莫干山會議，對當前財政經濟作重大商討；連日向各方探詢所得，深知此乃一劃時代之改革，改革方案，蔣總統在京時即已由翁閣擬妥呈核，方案內容，最主要一項，為改革幣制，此外尚有消滅金鈔黑市，使金鈔循正當途徑求一出路，及儘量使外逃資金大量回國等等。接着還有這樣的一段報道：經記者問方案的性質如何，某要人在奉召登山前笑稱，是即做效英國工黨之不流血革命，又詢以幣制改革是否在此時可以實現，這位要人答稱，除此以外，恐亦別無生路可走。我們曾作猜測，以為「某要人」殆是王雲五部長。我們並曾懸想，所謂使外逃資金大量回國，莫非有征用的決心？所謂做效英國工黨之不流血革命，莫非有決心在以舊幣換新幣時應一種辦法實行財富或所得之重分配？

蔣總統於七月三十日下莫干山，自杭到滬，盛傳自八月一日起將實行幣制改革。蔣總統三十一日晚由滬返京，自八月一日傳出了經濟改革案稍緩公佈的消息，謂正待美方覆電支持。八月二日的報道竟有以「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為題者，東風係指希望美方助我之改革幣制基金。接着乃有三日之報道，謂司徒大使三日調蔣總統，會談及我財政經濟改革事，關於改革幣制，據司徒大使，美方無法貸我專款，主要希望在我能善用美元一億二千五百萬軍事援助，以改善局勢，安定民生，然後再借新貸款。我們揣想這「請美國支持」的念頭並不是原來即有的，可能，是有人臨時建議，當局以為不妨試探，成固甚好，再撥一筆洋財，免得損及「既得利益」，不成再計議。四日出現了經濟改革方案將分為數個步驟來實行之報道。據稱：政府現正集中力量，清除改革幣制途中之障礙，我方計劃，原不必悉顧美援，各方面極盼政府儘可能先將新幣制政策實施，稍遲再謀改革幣制；經濟改革方案，若分為數個步驟去實行，據悉，第一步將為穩定物價，先從整頓金融機構着手，令全國商業行莊重行登記，並舉行總檢查，取消不合格之行莊，使實力薄弱之行莊合併，使全國六千行莊減為二千家，並絕對取締高利貸吸收存款，嚴禁不

合法之信託業務；國家銀行將完全為國有，退出商股，使其專業化，發展國家銀行之功能；此外取締囤積居奇，運用美援物資等，亦擬配合穩定物價的措施一同時予以施行。我們曾憑此報道作揣測，所謂改革幣制，實質怕只是將幣制名稱改一下，將記帳單位改一下，「某要人」所說的隱含「革命」的措詞，許是原來若干人有此心，今已放棄了；改革案的重點，低到安放在所謂「新經濟政策」上，其用心之所在為「穩定物價」。就對這個，我們也不樂觀。我們以為，如果是這樣，關鍵仍在上海；頗疑政府敢讓以上海為中心之「既得利益」，雖然只是小碰。自官與商分不開以來，經過復員與「劫後」，上海一隅湧出了不少新豪門，其財力足以與孔宋頡頏，只是尚未成爲巨宰而已。巨宰仍推「四大家族」，豪門蓋分隸焉。

八月五日以後，向美申請改革幣制貸款之消息仍時出現；宋子文由蔣總統派專機接至京滬，關於宋氏行蹤之報道，一度特別顯著，然旋即沉寂，蔣總統於九日飛牯嶺避暑；經濟合作總署駐華執行人賴樸翰在上海對記者說：在華代表團並非扮演「磨叔叔」，美國更進一步之援助將成爲泡影。賴樸翰的談話，當是針對「申請增援」而發。八月十日起，不復聞爲改革幣制求貸款之消息。牯嶺自蔣總統夫婦上山之後，一天比一天熱鬧，翁內閣留駐南京，未奉上山之召，頓興冷寞之感。

從下莫干山到上牯嶺這八九日中，我們疑心有「暗流」自上海衝入南京，似乎作祟的是幕裏有人想從美國再發一筆洋財，如發不到洋財，讓局面再拖一下，雅不願讓既得利益蒙受一點損失；等到山姆叔叔聲明他不是「磨叔叔」，「四大家族」中的宋巨頭由專機迎來參與「密勿」之後，覺得尚有「結」待解，尚待「深思」，於是改革「擱淺」了。

然局面不允許再拖，終於逼出了一個「財政經濟緊急處分」。這道改革令所包含的「改革」有四端，「拿出了四個辦法來」，蓋指此。最受一般人注目，以「幣制改革」的美名炫惑人的「發行金圓券收回法幣」，正如前所說，實質只是將幣制名稱改一下，將記帳單位改一下。「處理民間金銀外幣」一項，兩週來喧染很厲害，實質上是無關宏旨的。「登記管理國人國外資產」一項，是甚關宏旨的一件事，但其中實無有效的辦法，表現政府並無決心，也就沒有誠意，要做這件事，等於白說。最重要的一項在「整理財政」，加強管制經濟，此即前所說的「第一步將爲穩定物價」。誠只是治標。但費了這麼大的力量，治本沒有辦法，治標實能盡全力以赴之？在整頓金融機構各條中，不見「令全國商業行莊重行登記」；取消不合格之行莊；使全國六千行莊減為二千家」之規定；實際只規定了行莊應即增資，以示限

制，行莊利率應予抑低。就爲這個，「既得利益」的發言人杜月笙等說話了，政府也在「商討應取態度」。八月三十日的北平世界日報登載了南京二十九日專電一段，道說：「改革幣制後整個經濟金融情況，即在政府與資本家之合作，據悉，杜月笙等已對政府提出意見，希望：一、行莊增資勿過高，限期兩月尤辦不到，滙行莊增爲一百萬金圓，恐多數均無法負擔；二、中交農三行商股勿收回；三、行莊利息可逐漸抑低，勿硬性規定；四、證券交易所恢復。」另一報道：「二十九日雖爲星期日，翁文灝之繁忙仍不減平

### 七五事件入處理階段了

不曉得是巧，還是有心爲此布置，奉命到北平調查七五事件的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與李副總統宗仁同機返京之日，即是行政院在京頒布命令，對各地行政治安機關指示「清除匪諜」應行注意事項之日。我們住在這崇理性尚和平的文化城中的人，眼看見一批特殊人物拿着這道命令做護符，在學生頭上洩其平日之憤，一面深鄙其暴惡，一面也沒有忘記七五事件情形更慘。想到前番的殺人犯尚未予以清除，與這番的所謂「清除匪諜」恰成強烈的對照，在後先互映之下，人們眼花爲之撩亂，不辨這是民主之治還是暴君之治。

喧傳甚久的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終未見發表，啓人疑心，所謂「民間」和當局始是沆瀣一氣的。秦次長勞苦了十三天，飛回南京，對翁院長報告調查經過，報載他在請翁後告訴記者：「……現在因奉召回京，只將已經調查所得的先作報告。在我的報告中只有客觀的事實，而不下判斷，凡有兩種相反意見而無法查明的，均將兩種意見併列。此外，還有幾個問題，例如最重要的究竟是誰先開槍的責任問題，尙未調查清楚，現在正由留在北平的兩位監委繼續調查中。」「不下判斷」，「將兩種意見併列」，講「客觀」，眞像是「客觀」到了頂了！叫我們懷疑的，是：官方的調查是否如科學家查看現象之客觀？這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眞要講客觀，必須予以承認吧。

欣幸，兩監委的調查報告即將脫稿之訊傳遍故都，監委先生畢竟是要和人民接近，很自然的，大家遂寄其期望於兩監委，期望他們能主持公道。這兩位監委一位是谷鳳翔先生，另一位是胡文暉先生。他們於八月三日飛平，於二十日調查竣事，根據調查所得製成報告書，分「肇事原因及事實經過」，「七五事件之分析」，與「七五事件之責任」並對北平警備司令陳繼承，青年軍第二零八師搜索營營長趙昌言，暨平市警局副局長白世維等提出糾舉。該項報告書及糾舉書於二十三日提出於監察院，糾舉案經監察院審查成立，於二十五日送行政院，報告書亦由該院於二十七日公表。自事件發生至監察院送糾舉案到行政院，歷時五旬，才進入了處理階段，被害者的冤魂屏息以待，至此才噴下了一口「死」氣。據說這是關於在那里關「五龍」，才有秦谷胡三氏之牽派；要是不然，固願聽其「冤沉海底」！「民主」和「法治」，在我們貴國的「正解」，殆是：「法，所以繩民者也。由政府主之。

時，晨九時請總統後，十時訪王雲五，主要爲商討對杜月笙等意見政府應取之態度。「噫！「既得利益」的意見，其重可以壓閣揆，可以壓總統，老百姓聽了，怎不爲之咋舌？我們認爲改革案可能小有成就，要看政府有無決心敢冒犯以上海爲中心的「既得利益」，衝過這個藩籬，對限制行莊，取締行莊業務作確實有效的措置。(英)

刑罰不及治者。

糾舉書對陳繼承、趙昌言、白世維係分三部分提出：(一)陳繼承部分，略稱：當七月五日學生請願遊行時，陳繼承未照傳總司令指示命令其部屬不准帶槍，不許打學生，而二零八師爲一野戰部隊，以之鎮壓學生，更不免發生事端。且二零八師與北平學生情感素劣，陳繼承於處理此事時，未能考慮及此。學生搗毀參議會固屬越軌犯紀，陳繼承於學生軍警對峙之日，未能躬親妥善戒備，而令一警官身分之白世維指揮軍警，自不能善爲約束所部，卒致許惠東門前發生學生被二零八師士兵槍擊傷亡慘案。陳繼承應負措施不當，廢弛職務之責。(二)趙昌言部分，略稱：當七月五日下午學生在許惠東住宅門前請願未克獲見許惠東時，趙昌言奉命率部到場警戒，而由警局副局長白世維任指揮官，趙昌言未能聽從白世維命令，縱其部屬作戰時措施，士兵開槍，又不立即制止，致釀成慘案。趙昌言應負縱兵殺人之責，應交軍法審判，科以罪責。(三)白世維部分，略稱：白世維以警局副局長地位，奉命爲指揮官，未能與軍警聯絡得宜，既見部隊出動勢將嚴重，應即約束部屬與學生接受處置條件。後又未能即時將學生即將解散散去之消息通知部隊，因誤會發生慘案，不無處理失當，指揮無方失職之處。

由社會人士參加的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未見發表，賴有此兩位監委先生之報告。是非得以少明，我們應向他們致感謝之意。我們認爲遺憾的，是他們在講事件之責任部分中，以「措置失當」概括一切，字裏行間時時流露爲軍警憲當事者開脫或減輕其責任之用心，未免過於爲當道護短。就事件經過全部看來，當時因絕對無調兵鎮壓之必要，此爲指施乖謬之關鍵所在，憑此以科責任，誰實應負最大責任，憑此以論罪，誰實應確以首罪，誰爲二罪三罪，明眼人能言之。

據北平世界日報八月三十一日的報道，政院收到監察院對陳繼承等之糾舉書後，翁院長決定交國防部議覆，此事可能仍由秦德純接辦。我們放心要他仍「不下判斷」則如何？九月一日，又突然發現了傳作傳總司令電中「願承全部責任願受全部處罰」之消息，各報均登載其致蔣總統電文，電文內容「願承全部責任願受全部處罰」之說竟出於現於號稱行法之今日，我們放心不下一點，都不得仰臉顏色。究竟如何，可能連在監委糾舉範圍內請首罪以應得之處分



# 美蘇和平共處是否可能

- (一) 和平共處是可能的.....越人
- (二) 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純人
- (三) 答純剛.....越人
- (四) 答越人.....純人

## (一) 和平共處是可能的

目前世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蘇聯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終究能否和平共處。各國激烈反蘇的人都認爲這是不可能的。美國一部分軍人就是這樣想法。所以他們主張在蘇聯能製造原子武器以前，進攻蘇聯，實行所謂預防性戰爭。同時指摘美國爲帝國主義的人也在懷疑這事的可能性。他們認爲美國想制霸世界，而國內更有的是戰爭販子，早晚必將攻蘇聯。左右兩極端的人士意見儘管不同，而在這點上却看法一致，都認爲美蘇不免一戰，祇是他們心目中的侵略者不同而已。

反蘇的人看了蘇聯戰後在東歐擴張勢力，和各國共黨的勃興，就認爲蘇聯正在計劃囊括歐洲席捲世界。無條件擁護蘇聯的人則聽到了美國一部份人的反蘇叫囂和看了美國對蘇的強硬政策以後，就認定美國在準備獨霸世界進攻蘇聯。這些美聯必戰論者的論據不外是蘇聯在東歐的擴張，各國共黨的興起，美國的反蘇熱，擴軍論，和強硬的外交政策等等。但我們可以追問一下，這些現象是否將繼續存在，抑或祇是戰後一時的現象；美國的強硬外交政策是意在挑戰，抑或祇是求得國際間勢力平衡的一種手法。我們覺得這兩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恐怕都是屬於後者。

還有一些人認爲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不能並存，因而美蘇終不

## 越人

能和平共處。但我們以爲無需如此悲觀。第一，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由和平漸進的方式轉變爲社會主義的國家是頗有可能的。英國就是一個實例。凡是有議會制度政治自由的國家都有可能走英國的老路，祇有半封建的落後國家纔必需流血革命方能走上社會主義的路。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假以時日，有漸進爲社會主義的可能。到那時所謂二者本質上的不相容也就不復存在。第二，即使說美國的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無轉變的可能，則目前蘇聯的政策也仍是以建設本國社會主義爲主，她的主義的擴張是漸進的。如果沒有其他因素，不會祇爲了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貿然對美作戰。由於以上的分析，我認爲美蘇和平共處是可能的。

現在我們來較詳細地說明何以那些緊張的因素可能都是暫時的。蘇聯在東歐的擴張是引起世人疑慮的主因。但蘇聯此次戰後對歐洲的政策實在是在於恐懼的心理，所以纔亟亟於在鄰近地帶樹立親蘇政權，以建立安全圈。她的恐懼心理有遠因也有近因。近因有兩個：一個是美國原子武器的問世，另一個是遭受納粹侵略後的重大損失。去年美國紐約時報某駐蘇記者曾經說，目前蘇聯的外交頗像一隻受傷的獅子，一面砥她的傷處，一面却在吼叫發威以掩飾她的重傷，而爭取恢復的時間。這項譬喻頗有幾分道理。至於遠因，

期革命後初期的遭受干涉，後來的長期孤立都足以造成對西方國家疑慮恐懼的心理癥結。再者俄羅斯自立國後不斷的遭受外國侵略，因而對外國人的疑懼和不信任成爲俄羅斯性格的一部分。這項俄羅斯性格顯明地反映在蘇聯的外交政策中。再過幾年蘇聯元氣略略恢復之後，這種猜疑恐懼的心理可以減低，也就不需要擴充安全圈。

再者蘇聯除去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聯邦之外，同時還是一個以俄羅斯民族爲主而進行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國家。俄羅斯的傳統有時對蘇聯政策頗有影響。蘇聯在此次戰後對領土和勢力範圍的要求似乎是有其一定界限的。這次她所要求的大致就是第一次大戰時西方國家允許帝俄在戰勝後可以控制的地方。在歐洲所兼併的領土和向我國租借旅順大連，都是收回因第一次大戰失敗而失去的權利。所以蘇聯在東歐的擴張似乎是有其一定界限的。一部分是舊俄羅斯傳統要求的表現，不能認爲是蘇聯共產主義企圖征服全歐的先聲。

戰後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有些人認爲都是由於蘇聯操縱，這實在不甚正確。這次戰後，歐洲大部分的國家，廢舍爲墟，人民流徙，貧窮飢餓的環境中自然容易滋生過激主義。老子說：「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我們現在却可以說：「大兵之後，必多共黨」。所以不能說是盡由於蘇聯陰謀煽動。當歐洲經濟情形恢復後，過激主義自然會減少的。

以上我們解釋了蘇聯的外交政策，說明她並沒有在那裏積極地策劃征服世界。我們現在看美國的情形。美國在過去兩年中，反蘇的叫聲的確很盛。但並不十分可慮。美國人不太沉着。對其他國家的觀感和批評，常常變動甚大，忽而揚之入天，忽而抑之入地，這固不僅對俄國人爲然。在二次大戰中間，美國人對蘇聯觀感極佳。戰後看到了蘇聯的個強猜疑，擴張勢力。感情遂忽然變得極其惡劣。實際上蘇聯在戰後與戰時並沒有太大不同。美國人的反蘇熱也必然是一時的。再者在一九二〇年左右美國也曾掀起反共熱，但後來却漸漸消沉了。這項往事頗值得我們注意。

至於美國的對蘇外交，則目前所實行的是所謂「邊緣範圍政策」。目的在以堅定的態度阻止蘇聯的擴張，等待蘇聯軟化後，再和她妥協來解決一切懸案。美國國務院的凱南去年曾在外交季刊發表一文，詳細說明這項政策。

## (二) 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

美蘇兩國是否可以和平共處？這個問題引伸開來，也就是說：世界第三

馬歇爾今年三月在加州大學的演說，五月間對美蘇換文，以及目前在莫斯科歷時一月的秘密會談，都足以說明美國目前的對蘇外交不是意在挑戰，而是尋求國際勢力平衡的一種手法。美國陸軍中的確有人主張在蘇聯有原子彈以前對蘇開戰。但這並不能代表美國政府的政策。並且美國若干軍事專家近來已指出，即使蘇聯沒有原子彈，美蘇戰爭也必將曠日持久。因爲蘇聯幅員廣袤，有些地方轟炸不着。並且蘇陸軍精而且多。戰爭爆發後可以迅速地佔領全部歐洲。所以僅憑原子彈不能贏得戰爭。紐約時報軍事記者鮑爾溫在七月號哈潑斯雜誌上發表「戰爭的代價」一文，就是這種說法。

以上說明了現存的緊張因素都是暫時的，假以時日，美蘇關係大有緩和的可能。至於兩種意識形態不能相容之說，我在前面已略加駁辯，現在再從其他方面加以申述。

共產主義本身並不一定威脅世界和平。共產主義的要義是一種關於管理生產工具的經濟學說，在本質上並不是一種國際侵略的力量。祇有在實行這項主義的政府用武力向外推廣時，纔會威脅世界和平。猶之乎基督教本不會威脅世界和平，但當着若干國家憑藉基督教之名發動十字軍時，却成爲對和平的威脅了。蘇聯在革命初期確有發起十字軍的模樣，但史達林執政後，倡導一國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計劃已無定期的延擱。即使蘇聯仍抱有世界革命的理想，則凱南在他的「蘇聯行爲的根源」一文中，曾分析蘇聯這方面的政策。認爲她雖然仍具有世界革命的理想，但因爲她深信全世界早晚必社會主義化，頗有耐性等待，決不會操切從事云云。這項分析頗爲近似。蘇聯在短期內不會用武力向外推銷共產主義的。

目前國際上的猜忌磨擦，一部分是戰前雨終的自然現象。國際均勢建立以後，美蘇在短期內可以相安無事。至於在較遠的將來，則所謂兩種意識形態必將引起衝突之說實在並無根據。並且西方國家在經濟上有逐漸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勢。而蘇聯所受人攻擊的一黨專政，缺乏政治自由等等在馬克思主義中也並不是必然的。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基礎穩固後，人民可能得到較多自由。東西國家純爲意識形態而作戰的事實在不太可能。所以我很樂觀地認爲美蘇和平共處是可能的。

## 純 剛

次大戰是否可以避免？戰爭是不是可以避免呢？從理論上講：本不會有人敢

迎世界第三次大戰的，在原子時代的今天，「人類不毀滅戰爭，戰爭即將毀滅人類」這句話的真實性無疑的是大大地增加了，如果再來一次戰爭，人類豈不就毀滅了嗎？戰爭既不足以根本解決問題，（如能解決，則歷史上已有千百次戰爭，早已解決了，用不着今天來談這個問題）而又要人類支付全體毀滅的重大代價，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甘心來作這種賠本關門的生意？但是，從事實來看，今天世界分明又處在一次戰爭的前夕，火藥氣味到處瀰漫，如果有坦白而客觀的歷史家，把當前國際緊張形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情勢對比一下，一定不能不為這命運的惡作劇而悲哀，恐怖，不能不為人類的毀滅擔心！事實證明：美蘇的和平共處已是不能的，並且，戰爭的危險早已迫於眉睫，無可避免。

現在讓我們來檢討一下事實的根據。

第一，先從美國方面來看，美國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不久，即已拋棄了羅斯福內政外交的基本立場，而逐漸走上反蘇備戰的途徑，兩年來美國種種反常的舉動，除了積極備戰以外，沒有任何藉口可以解釋。美國以世界上財富最多，軍火生產力最強大的國家，在和平時期保有全世界二分之一以上的大海軍，和數量上質量上俱佔絕對優勢的大空軍，還擁有世界最新式的集體屠殺的原子武器，國防的安全應早已不成問題，但仍埋頭充實武力，尋找盟國，作戰基地星羅棋佈，遍於全球，連第二次大戰中的仇敵，日德法西斯殘餘也被它視作珍寶，培植扶助不遺餘力，再加以馬歇爾計畫，西歐軍事同盟，代替了羅斯福時代一視同仁的聯合國政策，而很明顯的處處在進行對蘇邊緣包圍封鎖政策，在軍事上外交上緊緊配合地完成了對蘇的包圍作戰準備以外，更不容忽視的是美國國內法西斯體制的逐漸成長，美國的壟斷資本家使一般國際戰爭販子，不斷地進行反蘇宣傳，鼓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在調查非美活動和保障美國國家利益的煙幕之下，進行摧殘國內進步份子自由主義者和人民力量。以自由民主著稱的美國竟使得從前高唱四大自由的羅斯福總統的最忠實有力的朋友華萊士在本國內不能充分享有演講和競選的自由，法西斯分子對華萊士公開的迫害竟使得背叛羅斯福遺教造成民主黨和共和黨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雙生子的杜魯門總統，也覺得這些暴徒們的活動是「非美」式的，是違反「公平的原則」的。蘇聯及東歐新民主國家的神秘的煙幕之說，以及神奇的問題案的鋪張，（要注意這是兩年前的舊案，擱到今天緊張局面下才重提的），使得一般民衆原已膚淺的對蘇知識更跌入恐怖

及神秘的五里霧中，而這些麻痺的盲目的羣衆，也就正好俯首帖耳的供作戰爭工具，作了平時徵兵普遍軍訓的犧牲。也許有人認爲美國各方面的備戰都是虛聲恫嚇，虛張聲勢，但是，這種說法解釋不了美國國內逐漸走上法西斯化的道路的事實，而法西斯和好戰是分不開的，歷史上也從沒有發生過一個國家天天備戰而最後竟能不戰的史例。所以，我們根據事實來作結論，不得不承認，目前的美國是在不斷地積極準備反共對蘇的攻勢作戰，最短期內開戰的可能性不是沒有，很可能在美國的戰力充實到某種程度，而國內法西斯勢力也已成熟的時候（這個時候或許不久就可到來，）而戰爭也就隨之爆發。依常理推斷，在最近的將來這一趨勢更是越來越壞，隨着好戰軍人的勢力的成長和反動政黨的可能的登臺，危機在逐漸進展！火藥的引線一天在縮短！

第二，從蘇聯方面來看，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本質上應該具有愛好和平的性質！而蘇聯戰後政策更似乎側重於國內的生產建設，而沒有準備作戰的企圖，這些似乎可以相當地緩和目前的戰爭危機。但是，共產主義也是世界上最反對妥協和投降的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抵抗法西斯進攻的勇猛壯烈的經驗，蘇聯人和全世界人民一樣地沒有忘掉，而且，從蘇聯堅定的外交路線看來，蘇聯對目前惡劣環境不是沒有認識，而且準備應付意外的佈置也不是沒有，美國如果虛聲恫嚇，則一定不能收效，如果貿然的進攻，則必遇到最頑強的抵抗。至於廣泛的說，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可以和資本主義社會長期和平共處？則這要看具體的客觀環境而定。如果社會主義國家（姑且包括蘇聯和東歐新民主國家在內）居於少數劣勢的地位，而外表上暫居優勢的資本主義已經過了向上發展穩定繁榮期間（這只是暫時的），而走向蕭條衰落，滅亡崩潰，與不擇手段作生死掙扎的時機，則盲目地掠奪進攻隨時可以發生，而戰爭的威脅自也不能否認其存在。不幸得很，我們目前這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處，却偏就處於類似這樣的境地。其次，談到蘇聯的和平擴張的問題，在世界沒有完全社會主義化以前，隨時隨地會有新的國家由於內部矛盾的發展而有民主改革的需要，因而形成一般所謂社會主義的向外和平擴張。這種社會主義的擴張就其本質來說，是自然的和平的，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與其所發生地方的國家社會的內部條件的，完全類似所謂光榮的不流血的革命，原不應因此引起國際糾紛，但，以目前國際形勢而言，則這種和平擴張每易爲國際戰爭販子利用作鼓吹戰爭的藉口，再經

過一些神經衰弱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家的挑撥利用，當然就容易製造國際糾紛，培植戰爭的因素。

因此，我們也可以得到同樣不利於和平的結論，蘇聯雖然很可能不準備侵略性戰爭或攻勢作戰，但由於環境的逼迫，現在正在準備防衛戰爭或守勢戰爭，爲了保衛蘇聯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爲了保衛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安全自由，在遭遇侵略進攻或軍事干涉時，蘇聯決不會妥協或投降，戰爭無可避免。

第三，從整個國際情勢來看，欲求確保世界和平，必須有新的建設，基於進步性建設性的世界規模的國際合作，是永久維持人類和平的必須的基礎，但，戰後國際形勢完全與此背馳，自馬歇爾的政策代替了聯合國路線以後，建設性的進步性的普遍性的國際合作已趨於癱瘓，不，毋寧說是已經死滅。目前只看見利用性的區域性的反動性的國際關係在相繼發生，其結果必然是加深了國際陣營的對壘，加強了國際間的彼此敵視，加緊了中立國家或比較弱小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的內部分裂，對立。而且，竟在一次戰爭剛期終了，和約尚未締結之前，新的軍事同盟又已紛紛簽訂了。這些發展，無往不令人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間勾心鬥角的姿態。科學縮小了這個世界，加強了人們的合作的機會，但，政治却又把地球分開，造成人們的分裂。這樣能達到和平嗎？不，一千個不，歷史已經明白告訴我們千萬遍了，這樣走是達到戰爭最快的道路！

分析這一緊張局勢的造成，美國又得負主要的責任，我們能不能希望美國悔改呢？例如：依據波茨坦協定解決對德和約，再公平合理地解決對日和約，回到聯合國路線，尊重一切立場不同，生活方式各異的國家的意見，一切以共同協議，共同解決國際糾紛，取消一切不以法西斯敵國爲目標而以第二次大戰中友邦民主國家爲對象的軍事性國際條約。一切國際間經濟條約完全遵照聯合國章程，經由聯合國機構執行之。這樣作，豈不就可以避免戰爭嗎？但，這樣作，壟斷資本家一定不能答應的。一個世界協同性的戰後再建設，必須一切主要國家走上新路，只有各主要國家完成自身的民主改革或採取進步的政策，才能進行這種合作，在這樣的國際合作中，反動的國家的反動政策將無法繼續維持，壟斷資本家也將不能利用緊張的時機蒙蔽人民，獲

取超額的利潤，人民大眾會看穿了它，選擇進步的路走，這樣就逼得他們在這個地球上無處存身。至少，在戰後的美國獨佔資本家勢力益形擴張，軍人對政治的干涉更形加強，國內體制更走向法西斯化，人民福利團體和進步活動更受壓抑，戰爭，反蘇，反共，法西斯宣傳口號叫響得一天天響，「美國和歐洲的少數自私自利的人，從法西斯主義那裏承繼了人種優越和否定進步的一套觀念，對於任何問題都要用武器去解決。」完了，和平的美夢是破碎而再也不能重圓的了。

第四，即使戰爭販子和好戰軍人有所顧忌，顧忌戰爭帶來的普遍毀滅的災禍，顧忌蘇聯的強大，顧忌本國人民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力量，而不敢冒險發動侵略作戰。但軍事衝突仍然可以在其他地方發生，由於美國在全世界以武力支持各落後國家反動勢力，處處壓迫進步勢力，使人民力量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民主改革不能順利完成，這樣就必然促成各小國和殖民地國家的內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局勢的衝突積累起來，也必然可以形成美蘇兩強的最後決戰。

在丁英夫人 (Vera Micholovs Deane) 著「美國與俄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哈佛出版部，一九四七年「中第十二章「戰爭可避免嗎？」，她舉出四個條件，第一，對蘇聯更多的了解。第二，更多了解美國在國際的地位，(不必怕蘇聯) 第三，認識基本的問題，(容納異見，由幫助蘇聯工業發展以促使蘇聯的民主自由加強) 第四，在不同方式下促成世界的進化(指出世界的進化是不平衡的，美國應幫助各落後國家在生產，衛生，教育各方面的鬥爭而非戰爭)。當然，這些條件都是很客觀而公平的，但，在現實國際政治中，能够找得出來它們的影子嗎？不，完全背道而馳。

總之，我們不是幸災樂禍地喜好戰爭，但却覺得照目前情勢發展下去，則戰爭絕對無可避免。除非，最近世界發生重大改變，特別是美國發生極爲離奇的轉變，但，這是不能想像的，因此，我們認爲就目前條件而談，美蘇仍然是不可能長期和平共處，儘管，也有一時的拖延，閃避，但，最後戰爭一定不可避免，似乎已成爲定局！

x x x

x x x

x x x

### 答 純 剛 人 越

純剛先生認為美蘇戰爭不可避免，理由是美國積極備戰和國內法西斯體制逐漸成長。他並且認為戰後國際的陰霾局面完全是美國之過。他把美國描繪成了一個反動橫暴不亞於舊日納粹德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從而認定戰爭的危機極大。我在逐條答辯之前先談談美國外交政策的本質。

美國是一個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美國人民對歐洲的情緒頗為複雜。一方面因為文化民族的聯繫，相當關心，而另一方面對於歐洲各國間捍衛權的各項紛爭，却又希望置身事外。這是因為現在美國人的祖先都是當年在歐洲沒有出路遠走新大陸的，對於舊社會中的政治外交頗感頭痛。再者美國人覺得以一個新興的國家投身歐洲的政治漩渦中，極容易上當。他們特別怕由“Utrale Gau”變成“Utrale Chump”。這便是孤立主義的來源。在這次大戰以前的幾年，美國國會制定了中立法案，嚴格走着孤立主義的路線。而這次大戰不但打破了美國的孤立主義，並且把她造成超等強國的地位。美國在這方面遠不如英國有經驗，有時不免舉措失當。再者美國這個民族在國際外交上經驗不足，對其他民族的判斷不夠冷靜。對於其他國家的優點和友誼有時估計過高，等到一旦發現事實不如此時，則又趨於另一極端，變得過分地憎恨和厭惡。目前美國一部分人對蘇聯的觀感正是如此。還有一點就是在此大戰後美國人開始為安全問題發愁。自從長距離轟炸機和原子彈出世後，美國人覺得東西兩大洋已不能保障安全。目前他們雖暫時保有原子彈的祕密，但認為一旦和平不保，必定被轟炸，因而十分發愁。

美國人目前是不願管歐洲的閒事，却又不能不管；對蘇聯戰後的行動因感失望，因而過分地憎惡；同時為了安全問題時常發愁。以上三點是美國目前外交政策的心理背景。至於在這種背景之下所想出來的應付方法，便是對蘇的堅定忍耐政策和後來的邊疆範圍政策，這政策我在正文中已經解說過了。我此處所以不憚詞費，對美國外交政策再作說明，是為了告訴純剛先生美國在本質上絕不是一個類似舊日德國的侵略性的國家。

純剛先生說美國在擴軍，這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美國陸軍至今仍有五六十萬人，而蘇聯陸軍三倍於此數。至於空軍則蘇聯在量的方面超過美國，並且還擁有許多噴氣推進式的飛機。所以目前在軍事裝備上有蘇聯祇比

美國更積極。

純剛先生又說美國國內法西斯體制逐漸成長。可惜純剛先生祇舉出國會調查間諜案和華萊士講演受辱兩件事為例，沒有給我們更多的事實證明。僅僅這兩件事似乎不足以說明美國要變成法西斯國家。國會對間諜的調查，不早不晚在現在進行，顯然是共和黨議員在總統大選前所玩的政治把戲，並非真要捉什麼間諜。再者那被指為間諜的三十餘人不但沒有被捕，並且有的人自己出面公開抗辯，如果美國真是法西斯的國家豈能如此。至於華萊士最近被人投擲雞蛋，那是美國南部痛恨黑人的人所幹的事。他們恨華萊士是爲了他擁護人權法案。這種因黑人問題而起的糾紛，近百年來，在美國發生多次，不太值得重視。

純剛先生說美國背棄聯合國路線。我現在可以舉一件美國忠於聯合國理想的實例，這便是巴魯區計劃（Baruch plan）。在這項計劃中，美國建議由聯合國特設機構管制原子能，在這個機構成立後，美國馬上把原子彈祕密交出來。美國若真是具有法西斯傾向蓄意侵略的國家，大可以獨佔原子彈對他國肆意恫嚇，那裏會提出這種計劃呢？如果純剛先生以爲美蘇間和平不易保持是爲了美國的緣故，我勸他無需擔憂，美國不會發動戰爭的。

### 答 純 剛 人 越

越人君的和平理論(或叫它幻想)，美麗果很美麗，可惜有一點跛足。越人君似乎潛意識地認定破壞和平的戰爭威脅者一定是蘇聯；因此似乎有意無意地認定：只要共產主義不需要「一手可攜經，一手寶劍」式地用武力來推銷，則資本主義便可以永久與共產主義和平相處；只要蘇聯目前仍然採取和平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政策而沒有向外用武力擴張的必要，則國際戰爭的悲劇就可以因而避免。這是一種偏頗而不健全的看法。其實美蘇兩強間戰爭的發動者並不一定就是蘇聯。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可以來自蘇聯，但同樣地也可能來自美國；可能來自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但也同樣地可能來自對內極端保守而對外極端反動和頑固的資本主義，或更容易來自於公然主張侵略戰爭的渴血的法西斯主義。這一點越人君似乎沒有看到，或者是不願意看到。戰爭的可能性既然可能來自兩方面，而越人君却只看見了一方面，而且竭力防



堵了這一方面，對於另外的那一面則根本不問不聞，因此，越人君的和平理論便留下了一個漏洞，並且這還是一個很大的漏洞，這一漏洞的缺點，充其量簡直足以推翻越人君的全部理論而有餘。正如築堤防水一樣，越人君爲了防止河水泛濫，而造了一道堅固的河堤，但只在河水的一面，至于那一面是否也會泛濫，則不去管它，但，和平是不可分的，事實上只要有一邊泛濫，水災就造成了，越人君的築堤堵水的一切努力也就付諸東流了。

實際上美蘇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的條件可以有三種，而和平的可能性同樣也有三種。戰爭的可能性雖有三種，然而其真正嚴重的只有一種，其餘兩種似乎並不嚴重。但是，僅有的這一種已經够了，已經足夠造成沖毀大部份或全部人類文明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洪流了。人類的命運果真要這樣的不幸而無可挽回嗎？

三種可能發生戰爭的條件是什麼呢？第一是美國採取攻勢，而蘇聯抵抗；第二是蘇聯進攻，美國抵抗；第三是美蘇同時進攻。三種和平的可能條件是什麼呢？第一，美國進攻，蘇聯不抵抗，投降。第二蘇聯進攻，美國不抵抗，投降。第三美蘇都沒有進攻，因此，無需乎抵抗，和平得到最穩固的保障。在以上三個發生戰爭的條件裏，第二，第三的可能性似乎很小，理由也就是越人君說明的蘇聯不需要一味用武力擴張，共產主義不必依靠武力推行。至于美國是否要進攻呢？越人君只說：美國的強硬外交政策的只在包圍蘇聯，似乎充其量只可說備戰而不能說決心要一戰，而且這種緊張的外交局勢是戰後一時政治力量失去平衡應有的現象，一俟政治均勢重新恢復平衡，則這種一時的紛亂現象即可消失。越人君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姑不必論，然而我們總覺得，外交是內政的一種延長，把外交政策看作一種孤立的現象，與其他全部政治經濟生活隔絕的東西，是一種危險的想法。照我們看來，美國的外交高壓政策是和它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分不開的。美國的超高度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它國內生產社會化和生產手段及生產品私有化的矛盾日益加劇，美國在戰時及戰後壟斷資本家們通過和官僚的勾結而利用戰爭大發其財的事實，和美國戰後生產力過度膨脹，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內占有空前優勢的事實，一方面加強了美國表面上的優勢，另一方面却也增加了經濟危機的威脅。這樣的一個「強大的」美國，面臨着正在空前劇

變的世界，主要是蘇聯，東歐，歐洲各國，亞洲各殖民地內部人民力量的發展，更加深了它的戰戰兢兢的危懼心理。要想維持這一紙老虎，在國外就非執行假反蘇以挾制西歐及利用反動勢力以維持舊秩序的政策不可，在國內就非走上藉鼓吹反共以鎮壓進步份子及人民活動，重整軍備以緩和國內危機的路子不可。歷史是可以重複的，越人君說：「大兵之後，必多共黨，」實際上是「大兵之後，必生法西斯。」越人君以爲戰後一時混亂現象終歸乎平定，但他忘記了在大戰戰後混亂之後，却沒有歸于平定，倒產生了希墨，日本三位一體的法西斯惡魔！我看，越人君似乎不必拿一九二〇年左右美國的反共一陣子高興，過去就它來比擬目前情形完全不同的局勢，還不如引用一九三三前德國的情勢來作比，比較接近真實一些。問題似乎扯到美國是否法西斯上來了，我們雖然不能肯定美國目前就是法西斯國家，但也不能否認美國正在走向法西斯化的路子。我們不可過于拘泥把法西斯限于一種固定呆板的形式，實際上日德義三個法西斯國家就未盡相同。日本和德義之間且相差甚遠。日本國內法西斯體制的完成實際上遠在九一八和七七侵華作戰之後，這一點更可提醒我們，好戰份子也許在美國完成國內法西斯體制之前，就會冒險發動新侵略戰爭。就算日本那種半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跑到美國可能換上一副新的半自由主義的面具（自由與法西斯相提並論，不是滑稽，美國以暴力壓迫華萊士的人們正在覺得他們在保衛美國的自由生活方式！），我們退一步把美國看作朝「新法西斯主義」轉變的國家，戰爭的威脅仍然不會因而減少半分的。（有些人鑑定法西斯全看它是否獨裁統治，其實法西斯的主要特徵還是（1）國內由少數獨占金融集團把持，（2）反蘇反共（3）公然好戰而以種族優越感或其它爲藉口，至于獨裁統治僅爲要達上述目的而逐漸強化的一種手段而已。）

總之，三個戰爭條件之中，美國進攻是很可能的。因此三個和平條件就不能存在了，因爲蘇聯也一定要像過去抵抗德國同樣來抵抗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越人君的理論雖非破綻百出，可是却有一個致命的漏洞，錯誤估計了美國的國內情勢，而也就由于這一漏洞的發現，越人君辛辛苦苦築來防水的高文堤防終歸免不了毀于一旦，越人君的和平幻想終歸止于是一個幻想而已！

## 專論

## 評幣制改革

朱今吾

遠在抗戰後期，人們初受到通貨膨脹的負荷時，就有人設計「戰後幣制改革」的方案。遠戰爭結束以後，通貨膨脹的威脅益重，人們對改革幣制的要求更切，而對改革幣制的意見也就愈多。尤其到最近「改革幣制」的呼聲，佔滿了報章雜誌的篇幅。到現在，政府「不負衆望」的頒下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實行金圓券的幣制改革。現在，我們姑不論這套改革方案的得失，政府有這樣大刀闊斧的勇氣與毅力，這表示政府願做事，肯負責，這是我們應衷心感慰而值得贊揚的！

綜觀這整套的改革方案，政府自經過了長期熟思考慮。如對金圓券發行的準備，限制發行的數額以及管理的機能，都稱完善，如今我們不作貨幣學理上的探討，我們僅想研究此次改革的方案對平衡財政預算，改善國際收支，穩定物價改善民生，究能收到多大效果。

首先我們談到改制後財政預算的平衡。王財長在廿日發表談話，稱改革幣制後可藉幣制穩定，使收支預算接近平衡中說：「戰前數年間，我國總歲出，按彼時對美幣之匯率計算，平均不過伍億美元，戰後每年平均約拾億美元，今後總歲出預算如能從樽節，控制得宜，每年實際支出，當可減至玖億美元之等值，即金圓券叁拾陸億。至於歲入方面，估計關稅全年收入爲金圓肆億捌千萬，貨物稅柒億，直接稅叁億陸千萬，鹽稅叁億貳千萬，其他各稅連同國營事業盈餘，規費收入等共貳億元，出售剩餘物資，敵偽產業等約肆億元，以上收入約共金圓貳拾肆億陸千萬，收支相抵，所短之數爲拾壹億肆千萬，

約當歲出百分之卅弱，擬運用美援以抵補其部份，其不足之數當發行金圓公債以資彌補。」看了這篇財政預算，政府全以稅收與發行公債爲歲入手段，而絕不再賴發行通貨以補預算之不足，這是值得欣慰的。在法幣日益貶值下，政府能够收入的實值，遠較戰前爲低，而政府的支出，且不能不隨物價的飛漲而增加，此次幣制改革後，在法幣與金圓券兌換的比率下，政府的收入無形增加了，並且政府尚要「將現有各稅切實整頓，其稅率低於戰前標準者，參照戰前標準調整，其具有奢侈性者，並酌量提高稅率。」所以我們相信這貳拾肆億陸千萬的數目，不難達到。可是尚有約當歲出百分之卅弱的拾壹億肆千萬，要以美援與公債相彌補，這就令人考慮了。美援總數肆億元，除壹億貳千伍百萬用作軍事援助外，其餘貳億柒千伍百萬，要到明年四月才能分期拿清，到今年年底，共可得美援壹億貳千萬，則其餘拾億貳千萬，將全靠發行公債來彌補。發行公債，原爲政府財政收入手段之一，在政府信譽卓著的國家，幾億公債的售銷，原非問題，可是鑒於年來我國發行公債的事實，就難於樂觀了。並且這叁拾陸億的歲出預算，還要在如能力從樽節，控制得宜的條件下，始不溢。然而在這戰亂有增無減的年中，繁重的軍費支出，能樽節得了嗎？又能控制得了嗎？無怪王財長在「力從樽節，控制得宜」上，要加「如能」二字了。本來一國財政收支不能平衡，歲出多於歲入原不是問題，問題是這歲出多於歲入的部份，看用在什麼途徑上？若用於建設，那這部份仍是國家的產業；若用於投資，國家有未來

收益的期待。唯有用於消耗性的戰爭，才是財政收支不能平衡的致命打擊。所以我們對於政府以發行公債來彌補預算不足，縱可置信，而對這叁拾陸億的歲出預算不再增加，就難具信心了。

其次，我們談到國際收支問題。打開我國的貿易史，自民國以來，除了三十年是有細微的出超外，其餘全是入超的記錄。尤其對日戰爭結束後，巨額的入超，幾乎耗盡了國庫中的外匯，雖說政府年來處心積慮，多方面的政策，想改善對外貿易，爭取外匯，然而在幣值急落中，法定匯率與黑市匯外差額過大，終無法杜塞這漏卮。五月卅一日的結匯證明書辦法實施後，出口自較過去增加了，但結匯價格，加上法定匯率，仍追不上黑市匯價，出口商仍受相當損失，此次改革幣制，將美元一元折換金圓券四元，即等於法幣一千二百萬元。這一兌換率，較之八月十九日黑市匯價尚高出數十萬元，這無異的是將匯率提高，這一措施，對促進今後的輸出，是有很大的功能，所以王財長非常樂觀的說「今後外匯按固定之匯率兌取，有十足準備之金圓券，使輸出品與備匯均獲更合實際之代價，則將來收入之外匯較最近一月更有過之，可以斷言」，可是所慮的，這個匯率，能够持續多久。換句話說，金圓券對美援的價值，會不會再有黑市的發生？關於輸入方面，大體看來，當無輸出那樣樂觀，因爲匯率的猛升，增加了輸入的成本。這將使輸入業者，遭到更大的困難，而工業界所用的國外原料的成本，也勢將提高，這實是今後物價問題的關鍵，所以問題的癥結，還是繫於物價能够穩定與否。這無怪王財長在談國際收支問題時，開頭就有：

「關於平衡國際收支者，此與幣值穩定及物價穩定均有重大的關係」的聲明了。幣值或物價究能穩定到怎樣程度，我們再作以下的推論。

此次政府毅然改革幣制，唯一的目的，是在穩定物價，所以今後的物價問題，也就是幣值穩定問題。在改革法令中，政府把物價穩定在幣制改革的最後價格上，也就是這一對三百萬的金圓券與法幣的比率，大體是基於八月十九日的一般物價上。但就事實論，這幾年來，物價的變動，早失去了過去的均衡，所以這一比率，並不能表示最公平的物價比例。不過這種兌換率的高低，並不會影響今後物價的穩定與否，而問題是這樣的穩定，能持續多久？要求得物價的穩定，首先要求得物價供求的平衡，過去物價的節節高漲，固然由於法幣的無限制發行，但是法幣所以無限制發行，是由於戰亂的擴大，交通的阻礙，生產的萎縮，形成物資的短缺，現在幣制改革了，可是現實的環境，一切仍舊，並未改變，金圓券能憑空的帶來大量的物資嗎？

抑尤進者，政府此次發行金圓券，總額為貳拾億，合法幣陸千萬億元，而現在法幣發行的總額，據王財長十九日的談話：「法幣之發行最近雖急切增加，然以美元比值，只需五六千萬元即可收回」，又央行總裁在記者招待會說：「實際法幣發行總額僅相當於二億金圓」，照王財長氏所發表法幣發行數字推算，約為陸百萬億，與新幣發行額相較，恰等於八月十九日止法幣總數之十倍，這無異政府增發了九倍的通貨，祇是將法幣改稱了金圓券。固然這次發行貳拾億的金圓券，王財長在談話中稱：「以黃金白銀外匯合二億美元及可靠之資產三億美元作準備。」且每金圓券法定含金量為純金零點二二一七公分。但是金圓券除了政府向人民「限期」兌換黃金，白銀與美鈔外，人民是不能向政府兌換金圓的，換句話說金圓券還是一個管理的貨幣。所以金圓券價值的穩定，就不一定取決於準備的有無與成色

的多寡了。民國廿四年的法幣政策，規定法幣也有充足的準備及法定的含銀量。可是法幣到今天且宣佈了死刑。所以筆者認為發行金圓券最大的成就，只是對現行法幣計算單位的重訂，而這重訂的單位，能持續多久呢？政府近日常來，不斷的通令全國，一切商品，需穩定在十九日之價格上，違者嚴辦，這無異於過去限價的重演，而數年來，限價政策的成效，我們也就領教得夠了。

現在我們再看幣制改革後，人民的生活究竟改善了多少，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第十九條規定「文武公教人員之待遇，一律以金圓券支給，其標準以原薪額四十元為基數，實發金圓券，超過四十元至三百元之部份，按十分之二發給金圓券，超過三百元之部份，一律按十分之一發給金圓券。」依據這辦法的計算，四百元底薪的公教人員可拿壹百零貳圓，二百元底薪的公教人員僅拿七十二元，百元底薪者，僅五十二元。按照八月十九日的上海物價指數，已超過戰前的七百多萬倍，現在以法幣三百萬元折兌金圓券一元，新幣對戰前法幣的比價連五角多不到，即照戰前薪額十足支薪，實際的購買力已打了一個對折，而今政府又按這累減的規定，七折八扣，真實所得，能够改善生活，筆者實不願作違心的附和。有人說，這無異凍結生活指數在三百萬倍上，所謂凍結與否，須看今後的物價能不上漲而言，此點姑不置論，我們所奇怪的是政府改善人民生活，為什麼不能照原底薪十足支給？王財長說：「今後將以金圓券為唯一通貨，而其最高額為貳拾億元，與戰前之十四五億元相較，戰前國幣對美元為三比一，故實際發行額，殆與戰前相等。」發行額既與戰前相等，而薪給不能照戰前十足支給，為的是政府現在正從事戰爭，想從這基數以外果減的所得，「撙節」下來，作為軍費的支出，這是很明顯的。換言之，底薪百元之公教員，如今要向政府捐納四十八元的軍火稅。人民負擔國家的戰爭費用，原是應盡的義務，祇是

依這樣的計算，公教人員的負擔，未免太重了。

綜觀這套改革方案，最為筆者所詬病的，厥為金圓券與法幣規定一律為一對三百萬元的兌換比率，而沒有規定窮人與富人在兌換上有差別待遇。回念蘇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佈幣制改革，其中規定新貨幣兌換舊盧布差別待遇，備受舉世人士贊譽與推頌。辦法的內容為：「銀行存款在三千盧布以下者，以等值兌換新幣，在三千至一萬盧布間，以其中之三千盧布等值兌換新幣，餘數以三與二之比折換新幣，在一萬盧布以上者其中三千以等值折換新幣，七千以三與二之比折換新幣，其餘部份，以二與一之比折換新幣。」蘇聯政府所以要有這差別兌換的規定，是想使社會財富，分配得再勻均些。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行得徹底了，尚且以改革幣制的手段，平均一下社會的財富，而我國從事內外戰爭十有一年，在通貨膨脹下，中下階級，瀕於沒落，貧門資本，則日益膨大，社會財富的發散，形成富與窮的絕端對立。假使政府真能為大眾的窮民設想，實可以蘇聯改革幣制的辦法，作為借鏡，讓有錢人多捐輸點，但是我們的政府，百般措施，無不為富人設想，為豪門打算。假使說政府一切辦法都要適應階級的利益，而始能實行的話，則我們的政府也太可憐了。

最後，還值得我們疑慮的是「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其中大意為已存放於國外的資產應於年內申請登記，移存於中央銀行或其委託銀行，違反者處以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此一辦法的目的，是想徵用國人在外存款，增加外匯的收入，而獲控制之效，法美意善，值得稱頌。可是動用國人在外資金，還在「重慶政府」時代，參政會早就提出過這「口號」，歷時數年，結果呢？究竟徵到了幾分錢？同時，要動用國人在外的資金，直到現在，政府是否已取得了該國的諒解？尤與合作？鑒於過去事實的教訓，我們實難寄於多少期望。其時政府

在訂立這項辦法時，不是沒有這份經驗，現在所以要重申前令如此做者，筆者認為是種「政治姿態」而已。

總之，此次幣制改革的利弊，全繫繫於今後的物價能否穩定與否，假使物價從此就穩定了，

# 物價與

# 薪工

其辦法縱有百弊，亦無關宏旨；若物價仍要亂動，則辦法再周詳再嚴密也無濟於事。政府處此時會，也委實太難了，看六月以來的物價漲風，法幣的毛病已入膏肓，若不改革，會立即遭逢到經濟崩潰的厄運！而今不顧一切的爲了戡亂而改革

幣制，又令人感到「飲鴆止渴」之危。這不是我們過於悲觀，實在這今日的環境，與現實的聲勢使人有不能自禁之感。於是我們盼之過切，也就慮之過深了。

八月廿二日於上海

余才友

政府凍結薪工不外兩個目的：(一)減少國庫支出；(二)穩定物價。但物價與薪工互爲因果，互相影響。的確，按照生活指數調整薪工，可以刺激物價。例如上海市政府發表的八月半工人指數三百六十三萬倍，比七月底漲了百分之九十五。當這個指數發表之後，上海的裁縫、泥水木匠和洗染作坊等工價也跟着漲了百分之九十五。但物價波動對生活指數是唯一的因素，或者說充足條件。這是誰都看得到事實，用不着多加解釋。所以在物價問題得不到解決的時候，政府貿然凍結薪工是不合理的。雖然政府規定八月十九日的價格爲標準限價，以法律強制執行。不過這只能說是理想而已。理想難到事實會打一個極大的折扣。

物價波動有三個因素：(一)物資供應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二)通貨膨脹；(三)商人操縱投機。政府要穩定物價，就要從這三方面著手加以整頓。

繁榮生產是平衡物資供應與市場需要關係的前提。所以目前政府遭遇到的難題，第一個就是生產。看情形，這個難題一時還無法解決。八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論「八方災難復興農村」說：「湖南罹災四十縣，災民八百萬，早稻淹沒，秋收絕望。潰湖二百八十萬畝沃土良田，被潰壞了。贛州暴雨，洪水登陸，倒屋五千幢，死人盈千。廣東雷雨加上颶風，淹沒台山開平二縣，新會恩平半淹，禾田萬畝餘畝陸沉。江西連綿雨水，浣堤破敗，報災四十六縣，爲三十年來所未有。安徽安慶下游圩堤潰決，沿江十三縣，被淹土地四十萬畝，災民二十餘萬。浙東蘭谿，富

陽、紹興、蕭山各縣農作被颶風襲擊，早稻秋稻都受折損。遼遠的雲南，大雨滂沱，山洪暴發，也有兩縣變成澤國，二十餘縣在開水災，哀鴻遍野，哭聲震天。」從這裏，可以知道「災害的嚴重，區域的普遍，」的確「令人驚心怵目。」現在拋開內戰和其他的因素不談，就因爲水災的關係，今年的農事大概沒有豐收的希望。這是說農村。其次看工業界。三十五年秋，筆者在陳達先生指導之下從事上海勞工狀況的調查，從二百四十一家大大小小的工廠看到了整個上海的不景氣。在這些工廠裏面，有的只能開一季工，停一季工。有的只能開一月工，停一月工。有的只能開一禮拜工，停一禮拜工。甚至有的開工沒有定時，要弄到了一筆資本才開工，否則就停工。這些材料是從這真得到一個大概的結論。筆者這次再到上海，知道兩年前的事實沒有多少改變。光上海一地是這樣，那在「偏枯」政策底下的北方就可以不必談了。再說政府這次發行金圓券，停止通貨膨脹，那今後的財政困難將會與日俱增，也就是說今後的工資將會更加緊縮，所以生產問題在目前顯得特別嚴重。雖然美援和剩餘物資可以應急。但國內廣大的局面已經演變到了百孔千瘡的地步，有限的二億七千五百萬美援和「二億」剩餘物資恐怕不會收到甚麼效果。根據賴普漢先生在七月二十二日發表的廣播，可以知道有七千萬的糧食，七千萬的原棉，五千萬的石油，一千三百八十萬的肥料和一千萬的工業配件。以中國面積之大，人口之多，這一批物資說來是太少的。比如七千萬的原棉一共有三十六萬包，分

配給全國的紗廠兩個月就用光了。以國內工資成本如此之高，紗布品質如此之劣，紗布不能掉換印棉，實在是一個問題。另外美援物資的售款不會和原來的實值相等。比如一長噸米合十六點八擔，成本價值是一百八十二美元。但在中國出售後所得的價款，還不到一百美元。這樣的賠本生意無論如何是作不長久的。因爲美援並不完全足贈與性質。至於「二億」剩餘物資本來是「V」宋底「德政」。但兩年來，這一批物資究竟還有些甚麼，究竟還有多少，這樣的問題也許報上的消息無答不了。既然這樣，那物資供應和市場需要的關係不但不會改善，反而會更加惡化。

表面看來，通貨膨脹可因金圓券的發行而終止。因爲金圓券有「十足準備」，同時組織了「發行準備委員會」，實施發行的監察與檢查，避免了無限制發行的弊端。但實際不會這樣簡單。金圓券政策的成功與否，要看政府財政的收支才能決定。收支預算如果真能接近平衡，那金圓券可以成功。否則，就會要失敗。換句話說，就是通貨膨脹仍然無法避免。那麼政府的財政收支是否可以平衡呢？這個問題可以肯定地回答：不能。讀者總還記得，政府在八月十二日公佈了一個普通預算。在這個預算裏面，收支完全是平衡的，歲入歲出的總數都是三百二十三萬億。歲入部份，以稅款收入佔第一位，計二百八十五萬億，佔總額百分之八十八。但是讀者得要知道，這個預算只是總預算的一部份。另外還有一個特別預算沒有公佈。報紙上的消息告訴我們，特別預算的總數是普通預算的兩倍，就是六百四十六萬億。這裏面最大的一部份當然是軍

據側面的資料，打一天仗要化兩百多萬美元。那一億二千五百萬美援只要一兩個月就完全化光了。所以的際說來，特別預算比六百四十六萬億的數目要多得多。那政府除增發通貨之外，究竟能够拿甚麼來彌補這浩大的支出呢？就說目前的情形。政府消息說法幣的總額是兩億金圓券，就是六百億法幣。現在政府發行六千億的金圓券，那無異比原來膨脹了十倍。這無疑地，在市場將會造成一種瘋狂狀態。就假定政府的財政收支能够平衡，通貨不會再度膨脹，但在目前這個青黃不接的階段，市場上忽然充滿了這樣多的游資，物價的變動是絕對不能避免的。

商人夾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純粹是以資本獲取利潤的一種人。通常說來，物價愈不穩定，商人獲利的機會就愈多，而獲利的比例也就愈高，所以在社會關係失去平衡的時候，商人乘機抬高物價可以說是必然的事。再還有一種特殊商人。這種商人與政府權責有關係，或與外國勢力有往來。他們以雄厚的資本囤集居奇，或買空賣空，敢於在市場興風作浪。在商人裏面，最成問題的其實就是這種商人。從六月間開始的物價暴漲，就完全是這種商人投機操縱的結果。所以政府要穩定物價，首先要對這種商人加以嚴厲

# 論人心浮動

「人心浮動」，在當前混亂的社會裏，是一個最普遍也是最嚴重的現象。一方面是人不安於其位；同時也暴露社會的失其常軌。這現象自然不是正常的局面下所有的，而是變動的社會中所常見的事。

社會變動，本是古今中外的社會不可抵抗的規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變的社會，那是理想，永遠不能實現的烏托邦。可是環顧四周，像我們目前的社會，那種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所含的意義，不是尋常的社會變遷所能解釋的，也許只有在「革命社會學」的領域裏找到說

的制裁才對。這裏有一個先決條件必須具備，就是要政府不徇情，不營私。但這說來容易作來難。因爲上面說過，這種商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和政府的權責有關係。一卷二期新路短評「兩件沒有下文底大罪案」說：「第二件是五月十四日天津金融管理局在第二區五馬路山西貿易商行天津分行破獲私營金鈔買賣案，當場查獲美金四千零八百七十一元，金條數百根，及黑賬副賬等七十餘件。該分行經理關子鳳係某要人之族兄，現已逃逸。這是據五月十五日華北日報的記載，記者並且下案語說：該案係天津金融管理局成立以來破獲之最大案件。又據同日天津民國日報訊：該公司在津分設有二十八個單位；規模宏大，計劃周詳。金管局對此案會發表書面報告，詳載該公司經營金鈔黑市的賬目，最後下結論說：綜核該公司違法買賣金鈔，證據確鑿。……核其行為實係觸犯黃金外匯買賣修正條例第二條之規定。」「黃金外匯黑市案更是離奇，雖然是證據確鑿，觸犯修正條例第二條之規定，何以至今不聞處罰？社會人士當然猜想：這雖是已破之案，却是不可處罰之案，因爲案中牽涉到有力輩人物，即所謂同族某要人，他的力量也超過法律的力量。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政府的

明。換句話說：中國是在一個革命的過程中！

近百年來，我國社會本就在一個變革的行程中。傳統的生活方式，行爲標準，早已開始土崩瓦解；而新的生活理想，在實際的行爲上，還沒有堅強的約束力，也就是說，新的社會制度尚未穩固的建立，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生機繁榮滋長。新舊之間，方生未死之間，「無政府」狀態，原是難得避免的。這一個的革的過程，用大家熟習的名辭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好，「工業化」也好，「全盤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甚至「反帝反封建」也好，看法儘管不同，

管制政策，或者協導政策其所以都不能够成功，就可以在這些裏找到最後的解答。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一個真實的結論，就是今後的物價不會穩定。物價既然不會穩定，那生活指數就應該繼續公佈。雖然按照指數調整薪工不是根本的辦法。但在目前，這又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最後有個異常嚴重的問題，就是現行的薪工制度的在太不合理。通常說對社會貢獻大的，待遇要高。貢獻小的，待遇要低。但事實恰恰相反。比如說一個拿四百元（六十七元）底薪的大學教授，按照一百五十萬倍的指數，每月只能拿一億。而一個拿一百元底薪的工廠領班，按照三百六十二萬倍的指數，每月反而能拿三四億。另外對社會貢獻一般大小的，待遇也應該一般大小，但事實也完全不是這樣。比如上海一個報館編輯每月能拿三四億。而北平只能拿三四仟萬。恐怕沒有比這再不合理的事實了。可惜政府沒在趁這次改革幣制的機會，對現行的薪工制度的行一種澈底的改革。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寫於上海）

袁方

傳統的中國社會，窮則變，則無二致。變遷中的中國社會，時至今日，似已臨到究竟如何改絃易轍的末期。八年抗戰之後，又來內戰的魔鬼，人民在水深火熱裏過日子，既不能休養，又不能建設。若是我們不從早在變遷中的社會背景去找尋戰亂的根源，而只以爲目前抗戰不安的局面，是由於內戰，那是淺薄的看法。內戰只是結果，不是原因。

我們說內戰的原因要從轉變過程中變社會背境裏去尋找的意思，是說：舊有的社會秩序，已不能約束一般人的行爲，或者說一般人從傳統的制度裏，看不出希望，溫和者提倡改良，激進者

主張革命。改良也罷，革命也罷，都在以新的制度，代替舊有的制度。新興的對立，理智口舌不能解決紛爭的時候，最後便只有訴諸武力了。

不管是一種方式的武力，舊社會組織的破壞，像物體落地，最後的速度越快。從表面上看，目前人心浮動，不可終日，好像不過是戰爭下必然的結果。戰爭一定帶來不幸，不足為奇。那些沙場上的英雄好漢，在一軍事第一的前提下，以為許多人叫苦連天，失望，消極，苦悶，甚而自殺，個人的悲愁，都不算什麼。唯軍事論者，也許以為希望就在戰場上，人心浮動，何足重視。那真是太膚淺的井底蛙的意見了。

因為，往底層看：人心浮動實在包含兩種行為：一是對舊有的完全絕望；二是對舊有的徹底反抗。前者是一種逃離的心情；後者是高漲的革命情緒。一則是消極的，一則是積極的。

就逃離的心情說：當前大多數人的心情，幾乎都是絕望的。即以對於通貨一項來說，法幣本代表信用，現在一般人，殆全然已對法幣一邊收入，一邊拋棄。法幣的信用完全破產。人們從法幣裏逃出的行為，不僅是怨恨，還是痛恨。內戰不息，通貨膨脹，過去的天堂生活，現在變成地獄，因之死易活難的自殺，越來越多；行兇搶劫，司空見慣；諸如這些現象，都是絕望的象徵。

本來，大家忍受戰爭的災害，總得有個堂皇的名目，然後也許可以藉此名目希望未來。人原都是靠希望才能安穩的過日子的。若是每個人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日子，甚至是末日，恐怕不會有人今晚倒在牀上，安枕無慮。可是當前火藥氣味的籠罩下，除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可以把戰爭當作希望外，誰不內心一陣麻亂，手足無措。希望在希望裏，人心怎能不浮動？

回想八年抗戰期間，人心浮動，並不少於今日。不過那時的人心浮動，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抗戰必勝」。只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希望，支撐一般人的行為，若是不在乎的，甚至死也是光榮的。可是目前的情形，全然是兩回事了。人心浮

動裏，看不出共同理想與希望。不但沒有共同的理想與希望；而相反是針鋒相對，你死我活，明爭暗鬥的局面。行為的分歧，每個人大都是以多層人格，甚至是完全矛盾的人格來應付危機的環境，生活充滿血腥鬥爭的氣氛。希望在那裏，人心又如何不浮動？

正因為生活之中，失去共同理想與希望，怎能有一致的行為來維持一致的標準。道德破產，理性毀滅，社會安得不是糟糕一團，舊有的行為規律，蕩然不存，人們再也不受原來社會秩序的安插；可是新的行為標準又未強有力的代之而起。新舊之交，從傳統生活裏逃脫出來的人，浮動的心情，是惶惑的也是慘痛的。惶惑的是在要提心吊膽過日子，慘痛的是在要應付瞬息萬變的環局！

逃離的心情是消極的。失望，悲觀，苦悶，感歎，自殺，表面上是人心浮動的現象；實際則代表舊制度崩潰的聲音。

積極的方面便是反抗，也就是革命的情緒。原來，絕望的方面是希望，正如飢餓的方面是反飢餓，迫害的方面是反迫害。因之反絕望的人，不是要求改革，就是徹底打倒舊的建新的，這種情形，表現在兩代的衝突上，來得格外明顯。

中國的青年運動，就目前所表現的看來，很可以用來作為世代之間爭鬥的說明。一方面是肅清「職業學生」，嚴防「知識潛匪」的壓力，一方面是根絕「法西斯強盜」，「反迫害」，「反飢餓」的行動。威爾遜總統說過：「革命是由於人的專制壓迫。」有專制壓迫的存在，也就有反抗的存在。當前反抗的情緒，日益增長，集體的力量團結青年像鋼鐵一般堅強，「團結就是力量」，使他們的步調踏得更響；他們的「向太陽」，「向光明自由」大道的信心，又是非常的強烈。馬不停蹄，奔走呼號，又如何能有閒情逸致的工夫，安於其位？人心怎能不浮動？可是這種浮動的心情，代表集體力量的成長，新的生活方式的成長。

### 三

無論是一種形式所引起的人心浮動，都說明了一點：就是舊的制度朝向崩潰之路。社會變遷有和平與革命兩種方式，前者例如採取新文化，接收外洋的思想以及生活習慣，使原有的社會，在不知不覺中新陳代謝了，雖然其間也免不了衝突，不過多是「動口不動手」的；至於革命的方式，徹底否定舊的，打倒舊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時，中階級取貴族上層地位替代的時候，階級的解放，常因既得利益階級死硬的反抗，躍躍欲上的新貴，常要訴諸武力和流血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目前中國，這兩種方式的變遷，都在並行。

社會崩潰，只是舊有的社會秩序，土崩瓦解，既得利益者隨之倒台，社會文化，制度，並不因此臨到死亡，不過另以一個新姿態出現而已。人原是有惰性的，過慣了一套社會生活的方式，習慣成自然，要改革推翻，大多是不願意或是不習慣。因之常常對於舊有的一套行為體系，自然流露深愛好的情感，由此而產生辯護的心情，這是值得原諒與同情的。只是那些死守舊標準不肯放手，也不能絲毫的革，而此標準又不能適用變遷中的環境，這種人不是出於自私，就是出自愚蠢，結果恐怕是與舊的同一命運：塌台。看看歷史，多少社會體系的形式，都不過是歷史上的曇花，發思古之幽情，不能重演歷史。

從舊的蛻變到新的，本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人類的理智似乎應在這個過程上佔一個不可忽視的地位。憑一時衝動的感情，從事革命也好，建設也好，固甚重要；而理智的行為，恐怕也是同樣的重要。因為舊的崩潰易，新的建設難。惟其困難，尤需要智慧的領導。在當前的混亂的環局中，人心浮動，何等嚴重！每個人都似乎應以沉痛的心情面對艱苦的事實：還不懂是舊制度的崩潰，還有新制度的創造與建設！



天山南北 (迪化通訊)

陳執

新疆——這與內地相隔甚遠的西北邊陲，自從去年六月發生一件駭人聽聞的「北塔山事件」以後，直到目前已經平靜了一年多...

舊事重提

去年五月間，中央發表麥斯武德主席以前，新疆地方人士對「省主席」一職垂涎的人很多，最明顯的是代表伊方的阿合買提江與新疆一社會賢達一鮑爾漢。前者有雄厚的政治資本，他覺得即使得不到一省主席一職，也決不允許中央把它給予他所反對的人...

但中央所任命的新一省主席是麥斯武德，而不是阿合買提江與鮑爾漢。因此阿合買提江一怒率領伊方大小官員撤出了迪化。鮑爾漢也鬱鬱地飛往南京去就任國府委員。中央所以冒著伊方的反對而任命麥斯武德是維族人，麥氏主新中央可以對外表示它已經把新疆政權交還「地方人士」；另一方面，麥氏與中央深厚關係與保守的政治態度，可以使中央確信他足以抵禦伊方人士竊權。麥氏主新在形式上是一新疆人自治，在骨子裏却是一新疆中央化。在這一舉兩得便利下，這走一東土耳其斯坦一運動的領袖，中央也認為是值得的，至於鮑爾漢，中央也知道他的做官...

慾很大，所以把他內調，授以高官，他自然不會和麥斯武德斤斤較量了。

麥斯武德的政績在那裏？

阿合買提江離開迪化，鮑爾漢飛往南京，麥斯武德從新疆監察使署遷到明園省主席官邸，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他的政績究竟有多少，我們舉不出具體的事實，即使舉出三兩項，也不見得稱得起是一政績。

麥斯武德體格不太健康，通常一般要務，多由省府秘書長艾沙，或建設廳長伊敏二人代庖。今年五月二十七日麥氏主新一週年紀念時候，「新疆日報」登載了一段歷數麥氏主新政績的消息，大意說：「麥氏主新後，本省人民生活水準已經日漸提高，人民早年都吃黑麵，現在則可以吃白麵了。同時，由於教育文化的推進，人民的知識水準已有相當進步。但是我們看看實際，的確不敢相信這種報導是正確的。因為四百萬新疆人之中，生活能達到「吃白麵」水準的，至多只不過十分之二三，哈薩克人中，不能吃飽飯而向富豪借高利貸過活的，比比皆是（詳見下節），這便是一個有力的反證。由此一例可以推及其他。

麥氏主新後，維族人的反漢運動仍在暗中進行，其激烈程度雖然沒有伊方鬧得那樣凶，但亦有一星星之火。的後患。新自內地來新的新疆學校教授授課之，曾在報端著文離其其地這道種事實。而麥氏對這個離心運動却並不十分注意；他滿以為多培植些與中央表示好感的維哈族青年幹部就夠了。實際上，這種培育一親漢一人才之措施，只足以增加一反漢一運動的力量，並不能消滅那種一離心力」。例如新疆最高學府的新疆學院，一共只有一百多個學生，漢族學生有漢族學生自治會，維族學生自有他們自治分會。同時維族學生中又分一親漢一親野一兩大聯盟，暗地時起紛爭。五月間，下野一府委一鮑爾漢從南京回來，就任新疆學院院長之職，據說：中央曾授意鮑氏多對新疆青年「善加訓導」。可是鮑爾漢究竟訓導學生「親漢」，還是「反漢」，還是一親鮑爾漢」，那就不得而知了。

南疆豐登可卜。北疆遍地蝗災

提到新疆人的生活，其間差別非常懸殊。如果以階層分，少數「巴依」（即富豪）生活之奢侈和內地大亨所享受的相差無幾。而北疆一般窮苦老百姓（內包括哥薩克人和蒙古人）連衣食都無法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滿足。這種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哈族中最高為顯著。一巴依一們專放高利貸，他們的財富便是靠這一道而越積越多。貧民們向「巴依」告貸需要把牛、羊、馬、駱駝作抵押；在北疆有些偏僻地方，甚至用漂亮的女孩子充作抵押品，在這種半封建經濟制度下，「巴依」們實際掌握著全省的經濟命脈。

如果按照地域分，北疆人比較清苦，南疆人則較富裕。如以今年南北疆的實際情形講，這種對照更顯得顯著。南疆的田禾今年長得很好，豐收已可預卜。八月初阿克蘇、庫車等地的糧價因之大跌。阿克蘇的小麥賤到七十萬元（省幣）一石，多日沒有波動。所以越過天山，從馬書經塔里木盆地，一直到利爾，無論你從大城到小鎮，很少看到有乞食化子的蹤影。却看北疆！從今年五月到目前，北疆各地大鬧蝗災，被災區域又空前遼闊，從迪化周邊的乾德、昌吉、阜康，東經吐魯番，西到哈密，這一帶完全在蝗災威脅之下，當五月間蝗虫剛在乾德一帶發現的時候，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將軍一現改稱西北軍政長官，就向南京拍電，請撥發救濟品及器械來新。不料中央覆電稱：新疆與內地一交通不便，藥品器械不克運新。張主任在無可奈何下只得電令新疆建設廳先用舊法捕捉（所謂舊法只是網羅和大燒），新省府覆電後，立即派遣了兩名督察大員率領二十餘技術人員，先赴迪化周邊蝗區捕捉。當時動員了三千民夫和兩連駐軍在乾德、昌吉等地的七千多畝農田上捕起來。

六月間蝗陣漸漸向東飛去，沿途的麥穗隨着它們的蹤影就光了。七月初，蝗虫襲到了吐魯番，勝金口和土頭溝一帶。吐魯番縣政府防範較早，並命令該區居民每人每日必須撲殺蝗虫兩斤上交。在軍警軍力下，吐魯番的捕蝗工作，收到了一些效果，半個月中，一共燒去八千三百斤死蝗虫。目前只有木頭溝尚在蝗災威脅之下。今年北疆遇到無窮的蝗災，農民的身上又增加了一筆無名的負擔。有的地方農民忍痛把半熟的麥子割了下來。至於那些蝗虫未曾光臨的麥作區，的確沒有多少。農民們對蝗災只有怨「天」，他們沒有想到這是政府「人謀不臧」的結果。

省幣。法幣。金圓券

新疆通用的貨幣是「省幣」（本地人多稱「省幣」內地人稱它為「新幣」）。它是「新疆商業銀行」發行的，「新疆商業銀行」實際上省銀行，「商業」只是名稱而已。遠在盛世才統治新疆時代，他一方面控制了這所省銀行，另一方面從美國購置了兩架印鈔機，收白銀，發行紙幣。一省幣一就是這樣誕生的。不過因為一新疆商業銀行一白銀及黃金準備充足，所以「省幣」的幣值一向尚稱穩定。

盛世才離開新疆，在「新疆中央化」的百般措施下，法幣也隨着中央大員打進了新疆。吳忠信主新時代，迪化市上，有印刷精緻的法幣，一併流通。當時中央也有收回「省幣」的打算，不過新疆地方人士多持反對意見。中央看者如果一意孤行，勢將產生不良反響，遂在「扶助邊疆經濟」一漂亮口號下，定出一個「一比五」的法幣比價，准許二者同時使用。可是迪化區和北疆所使用的仍舊是「省幣」，法幣只在南疆一帶有點天下。

# 中緬邊境勘界側聞

(昆明通訊)

慧君

內地低以外，那些靠內地輸入的日用品，價格却比沿海各省高得很多，這可以說是「省幣」受了法幣的累。一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一便常常用這個題目攻擊漢人對新疆的「苛政」。

第一，新疆人已經吃飽了法幣膨脹的虧，他們深信「金圓券」和法幣是一樣的東西，與其拿「省幣」折成法幣，再去換「金圓券」，不如多換進一些物資，來得安當。第二，「金圓券」發行辦法一中規定着「台灣幣與新疆幣之處理辦法」，由行政院另定之。新疆人看到這種不明不白的條款，更增加了疑慮。因為他們已經受過「扶助邊疆經濟」德政的教訓，不願再去等待那裏邊疆的「處理辦法」了。新疆人對中央的措施不相信已經超過了內地同胞，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實。

百圓一兩收兌黃金，核算起來，已經遠超過了本省的金價。所以從二十二日以來，本市中央銀行門前，終日圍滿了兌換黃金的市民。同時有些富豪派人到南疆去收買黃金，準備兌給「國幣」，因為這是一件空前未有的好生意。

(八月三十日)

## 一、六十年的舊賬

中緬邊界的糾紛自晚清以來就沒有斷底解決過。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英國乘中法戰爭烽火延燒中南半島之際，藉口保護，一口吞下緬甸。清政府當時自顧不暇，竟不敢過問。次年訂中英續條約，緬甸於是淪亡給英帝國，而中緬邊界糾紛遂起。

六十年的舊賬無法清算，破落戶的中國在隱忍退讓之下維持着中英的「友誼」。民國三十年六月，東南亞戰局開展，中英已成爲一家人，因此在戰時的友好空氣之下，雙方換文議定中緬南段邊界，使南定河(一名南丁河)以南到南卡江一段的爭執暫時得以解決，但界樁尚未勘立。至於南定河以北到尖高山(在滇西騰衝之西北)長達六二〇公里的一段，雖早在民國前十五年(一九一七年)已由中英兩國先後派員按照一八九七年(民國前十五年)中緬條約第一款第一、二、三條之規定而予以劃定，然我國政府始終未曾派員前往作實地的測勘。直到勝利以後，緬甸宣告獨立，中緬邊界糾紛有如治絲益繁，緬政府發言

## 二、勘測工作

人對我收回江心坡與戶拱區的金圖竟表示不惜以流血相對抗，強橫暴戾，不亞於貪慾無厭的大英帝國，因此我國政府益憤疾心，內政部乃於去年十二月有滇西邊界勘測隊的派出。該隊在隊長傅角今氏(內政部方域司司長)率領之下，於去年底飛昆明，轉赴滇西去實地勘測尖高山至南定河間長達六二〇公里的一段已定國界。

由南京飛到昆明以後，在昆着手籌備，然後出發到測勘的前哨保山洽購伏馬，添辦藥品器材，商請護照。諸事停當以後，時已本年一月下旬，乃由保山分爲兩小隊開始測勘工作。第一分隊由南而定河，由分隊長符冰淳率領，測勘由南定河到瑞麗的一段；第二分隊由北而南，分隊長爲黃白銳，負責測勘由尖高山至瑞麗的一段。兩分隊分別由大水井的九十六號界樁(南界)及高良真極口三十七號界樁(北界)兩處起勘，足在野地裏工作了五個月。至六月下旬，兩隊會合於瑞麗附近，全部測勘工作遂告完成。

## 三、邊境見聞

「百聞不如一見」，中緬邊境的民情鄉風是中國政治成績的一張分數單。分隊人員走到了邊界上，就放眼看邊界的兩方；那是不同的兩個世界：一方是安靜的田園和村莊，活動着一些紅光滿面的健康

峻嶺人跡罕到之所，瘴氣爲患，蚊蚋侵擾，亞熱帶的濕熱悶蒸的氣候，外地人士多受不住；加之邊地居民稀少，且多屬夷族，像山頭人、擺夷、苗人、滿蠻、羅羅、哈喇人等，種族極複雜，或以言語不通，或以民性凶野好殺，隊員們乾脆不敢領教，所以勘測及訪問工作，頗受影響；尤其給養困難，食物屢感缺乏，如尖高山、大水井、打雲山等地，米糧須由百里外的地方採買，再經過崎嶇難行的山道運去。在這種困難環境之下，兩分隊完成了如下的工作：勘定舊界樁一百三十五座，實測量樁圖一百三十五幅，攝取實地照片二千餘張，矯正舊有該地邊界地圖的錯誤，詳實記錄各界樁的所在地點、海拔高度、建立年月、種類形狀、損毀程度、以及其附近地方情況等。

活潑的面孔；一方是破破的莊寨和飢饉見暴的人羣，面孔蒼白而陰沉。政府如果不是遺忘了邊疆，便是邊疆忘記了政府。邊民們在自生自滅的寂靜中，度着無天過活的日子。除了抽丁上稅以外，鄉村中不見有官家的影響。勘測隊的到來，倒是給死水中激起一些微波。瑞麗、芒市的邊民帶着驚奇的眼光迎接這些奇裝異服的「客佬」，起初害怕他們是爲了抓丁而來的大員，後來又懷疑是給田地上徵稅的一財官，及至明白了給邊民爭回疆地失地的來意以後，便以毫無矜持保留的熱誠接待這批不遠千里而來的遠客，並事事予以協助。輿論因受當地漢人的影響，也對勘測隊表示親善，雖然實際上所能給予他們的協助並不多。

邊民窮苦已極，窮相之一是：十四五歲大姑娘的下衣破洞累累，連肢體都露出來。男孩子乾脆沒有衣服可穿，一塊破布圍着腰間。普通人家一日兩頓多不能維持，生活在飢餓裏。吸食鴉片者很普遍，百年來的餘毒滋生蔓延，與飢饉狼狽爲奸，把邊民逼上死路。其中懶悍之徒，不願活者等死，於是各尋生路，有加入匪軍



在瀘西遊擊者，也有偷運毒藥販賣牟利者，更有開闢通商口岸，往來謀生者。由於烟毒未除，鮮紅的罌粟花開遍了瀘邊僻靜的原野。禁政口說空談了這多年，真是空洞得好笑。教育力量，在這政治真空的地帶，勢力特別強大，邊民對於神父的信仰，高過縣長千萬倍。一位瑞豐附近的邊民說：「高鼻子比塌鼻子為入厚道；高鼻子給人治病，塌鼻子只曉得刮皮。」

瀘緬之戰已成陳跡，西南大動脈的瀘緬鐵路工程告完成，橋樑涵洞也多砌畢，但堆積如山的枕木，在陰雨連朝之下已大量腐爛。史迪威公路當年是流血流汗

# 八月秋風話川防

(重慶通訊)

川省立秋以來，密雲不雨，京滬間謠言一日數傳，流言似火，人心浮動，兼以經濟措施緊急處分頒佈，今後時局，益呈陰鬱不開，川東、老河口等地相繼撤守，共軍雖不致直叩重慶，而一渡江走鹿一為彼所必窺，川省當局，省參議會，重慶警署對警匪於川外雖仍具信心，但川防空虛，大巴山糧少丁缺，各方一致向中央告急，救兵救火，成衛邊圍。向稱「天府之國」的西蜀，已微聞擊鼓頻傳，勢成動盪。

由川省防務看川陝甘邊區警署公署，數月以前，中央即已任命川中宿將鄧錫侯為主任，鄧氏於去職川省主席以後，在京曾數函川中父老及省參議會，對其主持省務以來，頗多自咎之詞，言外之意，有權會當再為桑梓效命，鄧氏以川康綏署下台，復就川陝甘邊區警署主任，以蜀中僅存之將領，中央對鄧氏之任命，可謂得人，惟任命已發出數月，綏署僅具形式而無靈魂，其中原因，足與外人道者，在軍權之統一指揮，兵糧源之缺乏及省內黨政軍之配合諸問題，綏署先以設署地址發難，漢中，廣元、執事執劣，曾展開一場辯論，結果大部人士主張設署在漢中，鄧氏却意在廣元、關於軍政之配合問題，鄧錫侯

用性命打出來的，如今卻「古道斜陽」，一付淒涼景象。中印油管也已棄廢在亂山中，與春花秋草同腐。史迪威將軍地下有靈，不知要如何感慨呢。

由於瀘西氣候太劣，毒風漫天，疫病流行，森林遍野，多未開伐，蚊蚋和毒蟲隨時侵襲旅客，所以勸導隊的工作人員，每天將塗抹「蚊油」，才敢出入叢林。交通不便與山川奇險，使他們宿無定所，走到那兒便安息在那兒。晚上為着防備野獸的侵擾，他們多劈竹插地，竹端削尖向外伸出，作為抵禦的障礙物。另外輪流派人值夜，守住燒燃的火光，徹夜不絕。

除野獸外，野人也甚可怕。例如山頭

返川時，中央復任命其兼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此舉固在求得鄧氏在軍政上之權力，以為如此鄧即就任川陝甘邊區警署軍職不辭，殊不知彼於回蓉養病之後，即深居簡出。慶獎失守，川省參議會及成都各界來團體曾於八月十日舉行各界民衆歡迎鄧錫侯將軍赴任大會，成都市府且撥款舉辦經費，殊知鄧氏於九日即發表談話，一因病不擬參加，表示歉意，此中文章，由川、康、渝國代立監委七月二十五日在省之聯合茶會，上呈總統府及行政院電可見，原電云：「中央既已任命鄧錫侯為川陝甘邊區警署主任，坐鎮漢中，為四川把守西北門戶，可謂知人善任，除請鄧氏加意攝調，早日康復赴任外，惟查該署防線千餘里，所轄部隊，僅黃鵬一師，且該師楊旅，早已奉調陝西剿匪，傷亡過半，迄今猶未補充，請除一團擔任成都警備勤務外，一團駐防廣元、尚未領到武器，一該團復請國防部迅速配發該師武器，增強戰鬥力量，並將七十九師（方靖師）及羅廣文部隊撥歸指揮。成都的民衆歡迎大會是八月十日舉行的，鄧氏於二十日仍遲未離蓉赴任，足見電請撥歸之各師部隊尚未奉命，而去年即已開始建築的大巴山防線，綿延達二千華里，西北自平

武、江油、劍閣、昭化、閬中、巴州、而東至通江、宣漢、城口、巫溪等十餘縣，國防區內地瘠民貧，居民大多不蔽體，食不果腹，部隊所需糧，米棉彈，均賴川東及成都供應，給養如此困難，僅有的黃鵬一師亦已不敷調配，誰知又東調一旅，西調一團，落得此一鐵嘴之川西北門戶，竟止寥寥千餘人把守，曾經喧嘩一時的大巴山區將成立機動總隊，約兩師兵力，以萬縣梁山為空軍基地。大巴山的情報網已積極設立，由中央負擔架設鄉村電話，及設立電台費用。又由川公路局，派夜趕修公路，成立川北設防區公路局辦事處等項，但均未如期設置，大巴山防區之空虛，令人焦灼，繫懸於川外的口號聲入雲霄，但看近月來的一「趕築」和人事上的離散，設防如蟻步爬牆，任鄧錫侯具萬夫之勇，也不敢輕於一「拜將受封」了。

人的凶變故事，震人心弦。大家都相信：山頭人的家裏，高懸人頭，以其人頭的多少，決定這一家的勢力和威風。幸好勸導隊並未遇到這些野人的暴行，然而邊疆的熱風，卻給人以可怖的印象。

## 四、兩個未決問題

中緬邊界糾紛，經過這次勸導以後，尖高山至南定河一段，因我方已證明瞭邊情，問題自易得到合理解決，但除此之外懸而未決的問題還有兩個，請國人加以注意：

(一) 由南定河起至南卡江止的南段界線，雖已經民國三十六年中英雙方換文

決定，但界線尚未勘立。在此擴張氣氛濃厚，正值英倫多事之秋，後患未已，國人應不能忽視。

(二) 尖高山以北一段，始終仍是未定界。民前十八年（一八九四）中英續訂界務條約第四條中曾明白規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由該兩方再定界線。」然當時英人恃強，不依條約規定，即強行侵入，以武力強佔片馬，進據江心坡，並沿高黎貢山私立界線，囊括野人山一帶而去，懸案至今未解。

渝國代立監委的主張是：「使四川之壯丁，守四川之防務。」故擬將上項之一萬五千人中，交由羅廣文督訓者，儘先補充鄧兩師。自前羅之訓練部設萬縣，訓練情形尚屬良好，但「川人防川」之難，是否可能？頗難逆料。

緊接征丁而來者，為四川民衆組織，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台以後，關於組織問題，發表意見甚多，最著者王氏想以其過去辦團防的方法，再將「三三制」運轉，預計全川除十一萬五千壯丁外另將徵集一百八十萬人，省府又將保安團擴充至十六個團，先增設三保安旅。全川各縣市民衆組織隊已於八月底成立。重慶的市民衆組織隊已在二十日成立，由楊森市長擔任總隊長，各區區長任大隊長，保長任中隊長，全市徵調受訓的人數為八萬人，標準是「一連一團」之青年，預計受訓三個月，但由民衆組織又發生兩項問題一是經費的籌措，一是械彈的配備。經費照三三制的籌措是每甲三百萬，全川一萬八千億元，全國發行以後，也須六百萬元，這筆龐大的經費，人民負擔，可以說是會裏抽油，關於械彈的供給，全川現有的極少數兵力，亦已配備不全，川西各地時有匪徒滋擾，民丁警察因故無靈，或槍械不靈

# 竹風

渝國代立監委的主張是：「使四川之壯丁，守四川之防務。」故擬將上項之一萬五千人中，交由羅廣文督訓者，儘先補充鄧兩師。自前羅之訓練部設萬縣，訓練情形尚屬良好，但「川人防川」之難，是否可能？頗難逆料。

緊接征丁而來者，為四川民衆組織，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台以後，關於組織問題，發表意見甚多，最著者王氏想以其過去辦團防的方法，再將「三三制」運轉，預計全川除十一萬五千壯丁外另將徵集一百八十萬人，省府又將保安團擴充至十六個團，先增設三保安旅。全川各縣市民衆組織隊已於八月底成立。重慶的市民衆組織隊已在二十日成立，由楊森市長擔任總隊長，各區區長任大隊長，保長任中隊長，全市徵調受訓的人數為八萬人，標準是「一連一團」之青年，預計受訓三個月，但由民衆組織又發生兩項問題一是經費的籌措，一是械彈的配備。經費照三三制的籌措是每甲三百萬，全川一萬八千億元，全國發行以後，也須六百萬元，這筆龐大的經費，人民負擔，可以說是會裏抽油，關於械彈的供給，全川現有的極少數兵力，亦已配備不全，川西各地時有匪徒滋擾，民丁警察因故無靈，或槍械不靈

者，常驚撼而過，如將來一百八十萬的地  
方部隊成立所屬的械彈更多，川省當局擬  
請就在川兵工廠，每月所出械彈，酌撥五  
分之一，配發各縣，作為民衆自衛武力之  
用。重慶的組訓工作，雷大雨小，械彈不  
全，總不能讓參加受訓的人用重軍棍做套  
式，重慶如此，其他各縣又何獨不然，組  
訓工作是具文，三三制的時代已經成過  
去。

最近川省報紙又都熱中於大巴山防區

# 台糖的

# 紐結

(台北通訊)

「漫訝飛羅羅路中，輪軸喧喧倍三農  
海東千畝鏡甘蔗，何會人間千戶封一  
清朱仕珍詩

## 案發一瞥

沒有到過台灣的人，一提到台灣，便  
會聯想到「台糖」一詞。誠然，要是你單在  
基隆或是台北盤桓幾天，你會因接觸不到  
糖的心臟，嗅不到糖的氣息而驚訝，連像  
樣的糖行——像上海五馬路那一帶的，  
也找不到一家。但是如果你搭車南下，過  
了台中，你就會發現一片彌望無際的蔗  
田，呈現在眼前。登空的是糖廠的煙突，  
轟動的是糖廠的火車，這就像一條伸展，  
差不多要到底的遠路，到這裏你才恍然於  
台灣糖的名不虛傳！

且慢追溯到「最盛時期」，就拿糖業  
初復的現狀來說，台灣銀行三分之二的法  
幣頭寸，是依賴台糖在運的售款收入。招  
商局的船隻，以載運台糖為重要營業。維  
繫著上海和基隆間的交通的中興輪，也靠  
台糖的運費來維持。去年冬季預定向農民  
收買甘蔗用的資金是台幣二百五十億元，  
這數目還超過了當時的台幣發行額一百八  
十億元。幾家銀行爲了分發這筆款項，紛紛  
在各地成立分支機構，規模最大的工商銀  
行還定造了數十輛「流動銀行車」，巡  
迴農村。

控制著台糖產銷的台灣糖業公司，在  
全國公營事業中也是規模最大的組織。它  
的公路建設，每天用大的篇幅報導，連  
廣、(連縣至廣元)，成巴(成都至巴  
中)，漢源等公路的趕修，各練土石方工  
程多已完十分之八者，每段抽調民工將近  
萬人，本年度下半年川省爲防務更將徵調  
民工五百萬人，搶修砲壘，壘橋，架設電  
訊，修築公路，川防經費更由省行墊付六  
百億元，全川陷於備戰狀態，但看省參議  
會八月十一日的社會例會決議案：  
(一)加強宜昌方面守衛力量，並派大  
員坐鎮，川東守兵勿外調。  
(二)加強地方緝捕部隊防禦力量，留  
川警匪。  
(三)請調撥三十九師黃一旅，重加  
補充，調往陝南應調回運建制。  
(四)羅廣文部應給予番號，指定戍  
地。  
(五)充實地方武力，在舊制五道中各  
設修械廠一所，大縣應撥給二百枝槍，中  
小縣撥給一百五十枝，設防區縣各照大縣

受赤糖廠頑強的反抗。於是當局就用政治  
的力量，來規定一項奠定台灣糖業基礎的  
重要措施——原料採取區域制度。那就是  
每一個新式糖廠成立的時候，由政府給予  
它一個「勢力範圍」，在這個範圍之內所  
產的甘蔗，只許賣給這個指定的糖廠，既  
不許搬出，也不能自行製糖。而糖廠對於  
這個區域，也有收買甘蔗，發展水利，改  
善農作，維持交通等等的義務。在這種情  
形下，當新式糖廠逐步建立的時候，所  
有生產旺盛交通便利條件優美的地區，都  
成了新式糖廠的天下。民營糖廠只能退縮  
到荒僻的山區和貧瘠的土地上，其式樣是  
不用說的。光復以後，一些土著資本家們  
出頭了，由於砂糖的厚利，他們紛紛籌設  
赤糖廠，第一件大事當然是要求開放原料  
採取區域。他們宣稱這是日人摧殘鄉土工  
業剝佔企業利潤的一種手段。以省和各縣  
市的參議會爲大本營，呼籲，陳情，請  
願，在當局的撫綏政策下，一部份的原料  
區開放了。若干新式糖廠的「勢力範圍」  
縮小，生存受到威脅。赤糖業較之日人時  
代大見活躍，赤糖廠已由二十六所增加到  
六十六所，產量也增加了五、六倍。但  
是，赤糖業的要求開放原料區，還是方興  
未艾！

自由。甘蔗之於糖廠有如米糧之於人類。  
爲了確保甘蔗的供應以維持糖廠的生存起  
見，日人時代糖廠都儘量的擴充私有土  
地，有的收買，有的開墾，有的由政府撥  
給。台糖公司接收的這一類土地總數達十  
二萬公頃，其中有二萬三千公頃是建築，  
水利，鐵道等用地，和不能耕種的土地。  
餘下的九萬餘公頃中，有五萬四千公頃是  
糖廠的自營農場。台灣一般田地都是「三  
年輪作」，所以五萬多公頃土地每年種甘  
蔗的不過二萬公頃，自營農場不僅收穫成  
績較優，最要緊的是糖廠可以直接控制，  
在任何情形下不會不種甘蔗，而且肥料不  
會移用，甘蔗不會偷賣，製成的糖全部歸  
糖廠，這於糖廠的利益自然是極大的。  
光復以後，人民的要求，政府的決策，  
「耕者有其田」的呼聲，甚囂塵上。擁有  
佔大土地的大地主台糖公司自是注目的對  
象。折衝結果，一萬三千五百公頃奉送給  
省政府，四萬二千七百公頃放租給農民，  
雖然規定組織合作農場，專營甘蔗，事實  
上控制權已大打折扣。台糖保留的土地除  
不能耕種的以外，用作自營農場的田地不  
過四萬公頃，但贖下來的土地還是大有開  
闢。原來這些土地中有牛數以上，在投購  
和接收的過渡時期，因爲糖廠停頓，管理  
無人，被農民霸耕了的，現在佔住了要求  
放租。前幾大農民和參議員聯合請願，喧  
嚷一時。這樣一再分割，台糖的自營農  
場，會減少到只餘一、二萬公頃。這在台

赤糖的威脅  
首先提出的就是赤糖業的威脅。赤糖  
業就是民營的舊式糖廠，只能產製赤糖。  
在日人開創台灣新式糖廠的當時，就曾遭

土地的分劃  
原料區域內的甘蔗固然能賣給糖  
廠，但是區域內種不種甘蔗，却是農民的

志家

二、三萬畝。  
(六)經濟方面：川鹽八千萬擔，每擔  
附加之十萬元，用作川省設防。  
讓能省參會之各項意見，川局日急，  
備戰緊張，展望大巴山防區，意旨嚴  
茂，漸入秋涼，時值明月銀輝，寂寞漸  
近，然而川防空虛紛亂，一如萬籟待理，  
百端興廢，在此八月！

糖的業務上，也該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 糖米之爭

糖米被稱為台灣經濟的兩大支柱，但糖米卻是兩種相克的作物。這兩種作物相克最顯著的地方是台灣中部一帶。原來台灣南部多半是旱田和「看天田」，給水困難，不宜種稻，種蔗就不成問題。中部一帶是水稻的兩期作田和單期作田。兩期作田每年可以收兩次稻，甘蔗的收穫期却需一年半，不種稻而種蔗，自然容易引起閒話。且下台中一帶可以種稻，但現在種稻的田地，每年僅有二萬公頃左右。於是廢蔗種稻的呼聲，隨之而起，主張最力的是省府的糧食局，以一適地適種一為口號，以為適於種稻的田不應該種甘蔗。台糖公司則以為種那一種作物應該由農民根據經濟利益來權衡，政府不應該干涉。目下以每公頃產蔗四萬公斤計，可分得砂糖二千公斤，時值台幣一百二十餘萬元，比較三冬種稻的收穫利潤可達二倍，農民自



## 新報

### 車

### 上

星期六上午  
出城的校車並不擁擠，湘和淳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前排座位，靠著窗。他們看得見慢慢移向後面的故宮的城牆，車子開動了。  
湘和淳來到北平一年多，兩個冬天和一個春天（假如北平有春天的話）都是在城裏度過的。他們錯過了冬天郊外的皚皚雪林，也沒有領略清華園和燕園裏的錦城花韓，讀記憶裏只保留住北國三月的風沙。現在，冬天算是過去了，春天却還沒來，他們在這個季節的間隙裏到郊外去玩玩，多少有點聊以解嘲的意味。  
一車子平坦柏油路上順順地滑動着，臨窗望得見景山上面光禿禿的樹，枝芽上

然樂於種蔗。其實所謂「適地一也大可研究。甘蔗和稻一樣的需要灌溉水，不過前者較少，後者較多。一些土地起先因為缺乏水源，既不適種蔗更不適種稻，都是糖廠投資去興修水利的，現在水利修成了，稻和蔗都可以種了，「適地主義」的口號却跟着喊出了。另外據說還有一個理論，是米糧可以內銷，增加台省的法幣頭寸，不致像外銷砂糖那樣對台灣毫無補益。

### 蔗農的呼聲

最後要提到的是：蔗農與糖廠間的鴻溝，糖廠雖有不少自營農場，但是大部份的甘蔗還是向農民收購而來，收購的辦法，在日人時代是採取以米價計算蔗價的辦法，農民繳多少斤甘蔗就拿多少錢，光復以後，大家認為這樣使農民永遠處於原料生產者的地位，分沾不到企業的利潤，於是改用了「一分糖法」。分糖法的要義是甘蔗製成糖後，依照比例由糖廠和蔗農分攤，現在的比例是五〇比五〇，即是大家

也許幾苗出苗苗，再過去，北海仍鋪着未解凍的冰；天是一片鉛灰色。暮春委實是太早了一點兒。但湘的心裏却浮漾着一種春日遊絲般的欣悅。  
「三月桃花逐水流」，湘不知怎麼想到了這句詩。回憶輕烟似地團團拂過又散開；他想到了他家鄉的春天，各式各樣的風箏，在雲淡風輕的空中飄揚，甘蔗，填頭的紙花，渾濁的「桃花水」，完全東方情調的「遊園會」他想到山城那個中學校的魚池，那裏他三載韶光殘燼的地方。柳條應已灑上嫩綠，桃樹和李樹許也含苞欲放了。池水正不斷地湧着漪漣，把菁山的青翠搖動個不住。那裏，陽光溫暖而柔和，人面都顯得十分紅潤。幾二月呵，湘底家鄉的春比江南來得還早！

一半，折款提糖總農民自便。農民可以在規定期間照台糖牌價賣給糖廠。問題就發生在這裏，照牌價賣出賣吧，農民認為糖要繼續漲價的，賣了一定吃虧。不出賣吧，這一大批糖存到那裏去，放在家裏是裝溶化的，況且這筆鉅大的運費和稅款從何籌付！農民總認為糖公司剝削了他們，可是他們種植的肥料蔗苗和資金，差不多是由公司全部供給，同時是在公司願意吃虧的原則下折糖扣回的。提起肥料，最近台糖公司和各方商訂了一個以砂糖折還肥料的辦法，貸出肥料一公斤，產糖時扣還砂糖〇。九公斤，辦法發表後，農民們的反應來了，說這個折台率太高，是剝削農民，幾度交涉，台糖公司只得答應將扣糖減為〇。六公斤。但同時省政府發給赤糖業的肥料，也是還砂糖的，繳還的比例是肥料一公斤，還赤糖一。一五公斤，拿赤糖和白糖價格來換算，這比例比台糖公司訂的要高出許多，但是赤糖業卻沒有講過一句吃虧的話，「奉命辦理」而已。從這

湘的腦中依稀浮起了許多面影，這些都是他在春天，在那個魚池邊的柳樹下桃樹下常常碰見的。面影的主人們早已風流雲散了，微幸坐在他身旁的淳和他正打算去找的芹還是那些面影主人裏的兩員。淳已是老相識，芹和他在中學裏原不認識，畢業後又是兩年半的天各一方，要不是勝利後兩個學校都復員到北平來，他們恐怕一生也見不着呢。但現在他們却相處得那麼近，變得這麼熟悉，親暱到他無時不想去看她——想去看她，心裏却又帶點畏怯的成分。  
湘忽然覺得這未免有點可笑，他轉過頭去望望身邊的淳，看淳是否親破了他情感中這點「秘密」。沒有什麼。淳的臉平靜得深秋池水一般，他心裏現在是否也像

### 總結需要解除

記者報導上列的一些事實，目的在指出今日台糖的處境，是在一個矛盾的糾結上。赤糖業的發展，土地是放租，米的增產，蔗農的利益，這些都是有它正當理由而不容否定的，但和台糖的生存發生矛盾的，發生抵觸的，台糖的開始就是在這矛盾的糾結上掙扎着，顧了這邊就顧不了那邊。經過日本不可為而為的硬幹作風，台糖也曾有過輝煌的時期，但總結沒有完全解開，却輕鬆了許多。現在又緊閉的拉上了。今後，如能去解除這個糾結，是政府當局的責任。政府應確定決策，要糖運是米！決策定了，省方與中央要在同一步伐上大步邁進。台糖是在危險的時期中，難道就聽它解體嗎！

### 蕭輝楷

深秋池水的澄邊或是依然有些年青人雜亂的職想？淳的臉上顯然是平靜的，那是一個農村，一個情願與草木同生鹿豕同遊的隱士們悄悄建起的農村縮影。他的平靜近似對人生擾攘的某種悲憫，又像是一種哲人最高境界的嘲笑。這種神情不免常常使湘覺得不安。他要報復，要抓住淳的思想，改造他，檢討他，甚至於有意圖地欺他。淳究竟在想些什麼？他從東安市場裏買來的那些牛津版本的小書？衣修午德和撒松底透明的風格？他班上那些千巖競秀乘運躍鱗的筆筆草才？快要上演的戰地鐘聲？東北之戰和岌岌不可終日的華北局勢？學校南遷的謠言？他聽不到不下數十萬字的可笑可憐的戀愛心理？他的家？他死去了的母親？呵，他的母親也過去了！湘

的心底漫漶上來一層迷惘。類年的漂泊、困厄，湘早已學會了把臨時落腳的地方看成家，企圖在天地間獨往獨來的了。但這時節，却忽然感到一陣寂寞，臉上不自覺浮着一個勉強的微笑。

雷子外，赤裸着的土黃色的田野正大片大片地掠過。已經出了西直門了；車子正用三十邁速度疾馳而前。

湘似乎覺着一陣寒冷，他的意識透過車窗，現在在野地裏面徘徊了。沒有人。赤黃色的大地伸展到天邊，北風在吹，湖冰緊凍着，冰面滿是疙瘩和皺紋，如同一個老水手蹙着眉頭的寬臉；大地死死的，地面還沒有一絲綠意，到處是積雪堅冰。殘冬正在上面艱辛地移動着腳步。湘站在那兒，突兀堅挺如一塊頑石，背負着嚴寒，背負着無數世代的肅殺。他的牙齒磨得格格作響。他緊握拳頭，他要鞭打時間！

呵，但願春風能從海上吹來！

還有雨，還有杏花，還有柳梢的新月……

這意識忽然感到一陣空靈，自己倒化成了春風，輕飄飄地鑽過玻璃回到車裏來了。看看雨，淳淳仍是那麼平靜，或者再加上一點脫出鬧市濛濛塵霧的閉閉的欣快。湘的想像扭斷了。他習慣地把手伸進衣袋裏，打算換個烟盒出來。然後，換地意識到他還呆在車上，於是顛然搖搖頭，懶懶地斜倚車窗，看究竟到了什麼地方了。呀，海淀就在前面，目的地快要到了。他覺得稍稍興奮，或者說一點緊張。湘又墮入了自己內心的底層，千萬種想像正亂亂地無亂地起伏——

岸現在會不會不在宿舍裏呢？去找她的時候，找到了她以後，會不會被別的朋友碰見呢。整個寒假的實習，現在她恐怕正忙於作報告，這時去找她，她會不會着惱？會不會拒絕陪他去玩？她會不會一眼就看出她的心事而暗自竊笑？

呵，不，不會的。他必然將如過去一樣等待着，他們會一塊兒肩並肩地出去，圓圓圓，順和圓，玉泉山，隨便那兒都成。他將看見她眼裏露着一個在情愛中女孩子特有的愉快的光輝，靜靜聽着他講的一些莫明其妙的空話，然後她也講一些同樣莫明其妙的空話。他們將攬着手一同爬上萬壽山，在佛香閣圍欄圍欄干邊一同盼望東邊天際的第一絲風信；他們還將俯望還沒解凍的昆明湖，想想去夏那百頃綠波，去夏他和她，還有另外一些朋友，在龍王廟前長日游泳的情景。那時他們正式認識各自還有一點陌生的羞怯和排斥，然而玩得却很好。——不想也罷，那時的回憶裏彼此是多麼淡淡呵！

湘偷偷笑了一笑。他們從夏天分別以後，已半年沒見面。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看看她。這時，從她實習的地方分手才七天，於他卻像隔了長長的七個世紀，七個黑暗冷酷的世紀。他再也不能耐下去了，假如看不見她，他簡直不知道把這開學前的整整兩天兩夜時間如何安排。

望得見海淀鎮的黑黑房屋時。湘摸摸頭髮，整一整衣服，再望望腳下新擦過的皮鞋。他有一種滿意自足之感。偏着頭，繼續想下去。

春天不遠了，春天已經來了。她脫下了現在穿的深紅色的大衣，兩條小辮剪得更短，也許仍繫着現在繫結的花綉的蝴蝶結兒，換上了她曾經給他鑑賞過的淡藍呢

的襯衫，等待着他的來到，（車子正按着喇叭，在海淀街上嗚嗚地馳過。）在花叢中，在綠溶溶的未名湖畔，共同烘染一些快樂的時日；（他記起了前次臨別她那句甜透了的話：「開花的時候，你一定要到燕大來！」）她的眼睛會更亮，她雙頰的臉上會顯出紅霞，她的聲音會更甜更細更輕，傾吐着一些沒有連串的圓潤的珠子。他們將珍惜花影下的每一分月光，他們將……

但今天，今天怎麼玩呢？他應當向她說些什麼？他應當向她不說些什麼？

湘由興奮變得稍微有點煩亂了，兩眼出神地望着前面，忘記了此時，此地，忘記了他是一個正在坐車的存在。他靜靜坐着，如同一個在沉思裏向深處遠處游泳的哲學家。

「唉，在想什麼心事？你的車票呢？到了！——淳向他說着，臉上的平靜隱隱了，却換上一個深沈的微笑。」

湘好像一個睡覺剛醒的人，茫茫然望着站在旁邊的收票員，然後下意識地伸手進袋去摸索車票。車真的快到了，那兩隻石獅子，那兩扇敞開着的朱漆大門，不就是——

「喂，你仔細看看，那是誰？」淳聳了聳肩。

「什麼？」

校門內剛開出一輛進城的校車。湘依着淳的指手，看見左邊第三個車窗裏坐着一個繫着花綉的穿深紅色大衣的年青姑娘。她的身影正隨着那部車在他們窗邊匆匆掠過。

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工字樓。

## 新路周刊

發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

上海辦事處：電話四二二五五五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二一室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訂銷辦法：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八折優待在定期期不受中途刊費加價之影響。資漲價酌扣刊費刊前另函通知。

二、本刊零售暫定每冊金券一角五分。預定三個月照價八折加郵費如下表：

（月個三）

平寄：金券一元五角

掛號：金券一元七角

航平：金券二元二角

航掛：金券二元四角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三、外埠批發每期至少十份以上。折價七折。郵費外加一律存款發貨。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四、學生集體訂閱特定期待辦法預定三個月每份在十份以上者七五折。二十份以上者七折。

五、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舊戶讀定或有查詢事項請向本局或向本埠同時出版之北平北平各戶。

六、本刊每逢星期六在上海北平兩地同時出版。凡華北各埠定戶請向本刊經理部洽定其各埠